

筆記小說大觀
錄

笑

清獨逸富退士編

笑

錄

下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四



笑笑錄卷五

清 獨逸窩退士編

學詩

褚文淵言其鄉某生沉酣制藝試輒高等腹若琉璃椀闊步搖擺書味盎然而於詩學一步不窺既晚就學於友友示用韻平仄之法居然謂得三昧即譎成曰吾人從事於詩途豈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學者其知所勉夫藝林捧腹謂龍褒又一體也明齋小識下同

婢罵貴客

某先達訪一舊友輕騎減從造其廬久之主人不出有鬚頭婢持軍持過庭起問主人在否厲聲對不在掉頭便去比返復問之曰已云不在焉又嘵嘵吾家來往無生客不必頸懸珠串頭帶尾波作許多樣子

當蟋蟀

貢生葉某誠實而腐獲一蟋蟀青項金翅視如珍寶家人告米匱私念蟲可典也汲汲持盆往典中素識者誑曰是固佳第本店銀近虧缺須向姑蘇某典必如君願葉

皺眉曰來往不便吾且休矣悒悒持之歸。

酒舉

李樵峯天才俊爽性骯髒不自修飾惟嗜盃中物就試禮部攜酒一瓶搜檢者白王大臣李請飲畢而入遂席地牛飲過半力不勝顧謂卒曰爾等藉此盜飲偏不如爾願遽潑餘酒酒香四溢王大臣操吳音曰真是酒舉。

考優

每逢宗師考優諸生縫掖淺帶修容飾貌意氣殊自得有人戲作對曰吾子勉旃駕增廩附而上先生休矣在倡隸卒之間。

誤解

彭文宗科試詩題序珠來去語出太平廣記通場問難一生謬作解曰顏延之赭白馬賦言汗出如珠也聽者誤以為彈絃子即大珠小珠落玉盤意傍一人謂既是絃子何又云馬其人遽曰馬是架絃者一悞再悞直堪噴飯。

乖字

邵樞軒博覽典籍值字典新成三月而讀畢過文詞幽奧如狼狽人艱金夜中亦識。

於是咨問者盈庭。或故造乖字以相難。先生曰。此字六書所不載。唯我能識。一手捏兩口。當為亨。法鼻涕之亨字。其善詼諧如此。

招飲即赴

吳烈綺歲登賢書。有人問其封君曰。公何陰德致此。笑曰。凡招飲者。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鐙。不須俾來兩次。是為絕大功德。舍此則無諧語殊妙。

結緣

賽天中櫻癩疾。好持果分人。身上囊袋累累。悉貯果。日循街市。遇文雅客。無論識與不識。必迎與之。曰。結緣。某年正旦。邑宰褚公坐於堂。以糕作元寶。呈諸案。褚色變。將呼伍伯。幸旁人白其寃。乃免。

場中醉酒

彭文宗歲試。一生酒醉。亭午以白卷呈。言病久不願作秀才。請除名。言畢。嘔吐於堂。彭為溫語申慰。對曰。功名事小。性命事大。堅不歸號。復諭教官贊助之。狂花弗能搨管。遂扶出。命遲明補考馬。記昔某文宗批一白卷曰。皓月當空。一塵不染。何吝教。乃爾。請歸農。罷視此。覺澆漓仁厚。相懸霄壤。

官話

薛策三捷給有辨才。眾畏其口。見之反目。謂國中校校已出矣。嘗語倪子厚曰。你如何常叫我薛策。蓋欲以倪子報也。對曰否。我平日每叫你老策。時以為語妙。後以賢為四川典史。適徐隣哉良守夔州。本係同鄉舊識。往見於書室中。行庭參禮。徐曰。老策何必作此醜態。及坐。官語蟬嫣不絕。徐曰。我不如你。你出來幾年。官話已學了許多。薛赧然而退。

還磕頭

華亭知縣許公治以廉明稱。民無謗議。有某武生。扭鄉人來稟。許悉其人。因詢何事。某云。我行街上。伊担糞汗我衣。許拍案曰。爾鄉氓安得漫不經心。致壞相公衣。應重責不貸。鄉人哀求甚切。曰。然則爾願罰乎。可向相公叩首一百下。即令某南嚮坐。鄉人叩首于下。俾役數之。至七十餘。曰止。我亦鶻突。猶未問爾是文生。抑武生。某對以武。曰誤矣。文生值叩一百。若武祇須五十耳。當還叩二十。又令鄉人南嚮坐。某叩首於下。某不肯。兩役交捺之。叩畢。武生悻悻而去。

要緊窮

黃學乾生長脂腴。以貲得五品銜。出入儀從同長官。揮霍銀錢如土。聞閭門某待詔。藝稱第一。賃舟至蘇。維頭而回。又於重九日。將金箔放山頂。深林高麓俱成金色。此類甚多。故時有要緊窮之語。嘗冬晝見丐。問左右曰。彼何身體屢動。對以冷而抖也。曰。抖可不冷乎。傳為笑語。晚年不能自給。傭於姑蘇某氏。主出謁客。黃潛戴晶頂。隨後主駭問之。曰。吾青浦黃某也。主不敢留。贈銀以歸。其夫人尚有私蓄。依父母家。黃於元日往賀節。相見下揖。夫人褒拜。乘間攫釵環奔出。後以貧困終。

書腐

諸生陸幽。誦性愚戇。人每給之以成談柄。曾考詩蘭法於友。友曰。蘭性愛肥。惡臭。將狗屎煎熟。則穢去而澤存。灌無不頌。遵其教。臭達於鄰。鄰人登堂詬詈。又得一笛。持問美否。友曰。美矣。惜未得三才氣。未為寶也。因問如何可得。曰。子於黎明上屋脊。日始出。持而指之。十日可吸其精華。陸即去。隔十日。又問。曰。天氣既得。更教汝得地氣。法擇深井。沉於底。祇七日耳。若人氣。須置女子牝中。三次。陸陰念家有老嫗。可無妨礙。潛登其牀。揭被置笛。老嫗狂喊。夫人驚問。故起裂其笛。陸蹙額曰。所謂功虧一簣也。後館遠村。家中嗤束脩外無禮物。陸不便向東家言。私買一瓶。減書燈油貯焉。歲

暮將歸遺細君。又恐人見密綴褲襠。主人出揖。瓶蕩油流淋漓以歸。是類甚多。迨夫
人綿假以終。忽向妓家宿。既歸宿資未償。值新鼓盆紙。錐黠謂可抵錢。提而往。妓
怒。擲之飛滿於地。適友過。調停而去。

交易

高桐村善噉噉。一日為田產事。詣某富室。主人託故不出。高坐書塾旁。聞師教於緝
熙敬止。於字讀本音。高入戶。師不為禮。但問何幹。對曰。為本家交易。去聲師曰。何謂
交易。去聲曰。田土往來也。師曰。當是交易。去聲高曰。然。先生於字上少了一圈。我故易字
多一圈以補之。師悟。屬勿宣。而為之調處其事。

嘲傳遞

縣府試多傳遞之弊。惟黃公潼鯉局試吾邑。關防嚴密。接遞者慌失題紙。高才生競
呼負負。草率塗寫而出。汪玉鉉作詩曰。雖饒銀錠與洋錢。題目偏埋淺草邊。小甲已
尋五次後。童爺尚想十名前。虛挨白日嬉遊過。直待黃昏涕泗漣。鄉也善夫都沒有
空餘。匪石屢豐年。蓋是日題已冠為鄉也。未冠為善夫。經題為屢豐年。人皆帶得伍
匪石稿云。

孝廉鄙陋

陳燕公晚節饕餮無厭。客憎其屢食於人。未嘗作答。強索之。乃折東招友。至晚雜還。實未治膳。陰與夫人約。驟相勃谿。拾破碗打碎。客悉遷延去。凡赴客宴。魚肉果餅俱懷以歸。所携布囊懸臺榭。一夕兩頭盛滿。不能出。榭孔客盡起。周章無計。价為代出之。又嘗醉蹶於地。頻以脚喊。僕謂其足或受傷。不知袖中藏有蟹脚也。時太平橋葛姓者。熟食最精潔。恒造其店。道寒煨雜揀野味。饌之餽之。復拱手作別。店主人樂交。孝廉故得無嫌。久恩。遇親友吉慶事。饋金扇一柄。面以飯粘。骨以綫穿。俾鄰兒送去。身隨於後。隣兒返。半途收其帖。剖分力金。自携匣歸。又曾喚婢如市。寫票曰。來錢一大文。乞發濃釀火腿湯一碗。有鄉人誤稱老相公者。正色曰。不得點。

率叔

莊監生厚於貲。捐貢後。凡門戶器皿。皆用官銜封記。新置糞桶。亦寫候選儒學字樣。又曾投刺姻戚。與族叔偕寫帖曰。莊某率叔某頓首拜。叔譁辨之曰。我年長於汝。况我為貢生。汝為監生。無所為非也。

老童

鄒間齋白首操童子業。為隣鋪假手。自標於桌曰。出賣警句。每句七文。不二價。凡觀
場者多倩之。其入場搗大籃。內盛鹹菜數莖。冷飯半盂。及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
滿。繳卷出。會覆試。題為不曰白乎。合下節。東比襲劉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芻糧。昔
所遇之情形。俱是言中之淄涅。山川草木。昔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匏瓜。再覆題
為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雖不雖。皆所賣句也。

後嗣相謹

范公應璧情性迂執。悃幅無華。與薛策三會飲。薛固嬾媿善笑也。乃謂君家文正公
名超千古。而後嗣不昌。諒德行才華。俱被一人占盡耶。范曰然。吾誠不肖。固不若君
家上祖校書濤。穢名流播。使子孫得以伶俐過人。

得罪阿哥

某業織冠。兄係武生。而子青其衿。報至日。履齒幾折。賀者畢集。兄亦在座。某歆欣曰
去冬有來勸兒應武試者。予私謂兒苟有志。何在習武。遍觀右庠生。半皆喪檢。即有
頂帶。有何榮耀。且白沙在泥。與之皆黑矣。今得微倖。竊喜前言非謬。時方彥臣在旁
曰。君言然哉。然不為令兄地乎。某抱慙同猥。連聲曰。阿哥得罪。

提督屬對

戊辰皂提督駐郡。修葺世英堂武廟。恭譔楹語曰。忠義勇謀。志高安天下。英名一世。成佛萬古傳。又演戲作對。文官百姓喜的是風調雨順。武將兵下樂的是國泰民安。質於學使萬公。萬重拂其意。借贊之中營某請再斟酌。皂怒曰。吾已就正文宗而汝嫌玷疥耶。某口張不能嚼。遂以金作字。丹漆煥然。朔日校射築亭。名臥虎亭。又作聯曰。文武盤桓國家事。屬對未得。環顧左右。有侍卒跪對。開弓射箭樂太平。大喜稱工。亦倩人書之。今皆儼然懸挂。

風鑑

有風鑑者來珠溪。陰與居停約。來宿者默遞消息。談遂奇中。一道士俟主人他出。盛服而往。置銀曰。中則贈。否則讓。斥無怪。道士固儀容沛艾。相之曰。富曰貴。曰壽。稱譽不絕。適主人歸。微示以意。而多詞益工。謂現為孝廉。幾年成進士。幾年擁旌節。贊綸靡。主人周章於後。旁觀皆笑。談畢。乃高聲曰。師太。我之極口稱揚者。不過欲得此一錠耳。即納銀於袖。

張子白

張子白設帳千山周氏課徒暇。專事佔畢。或通宵無寐。兩隣俱作東極阜落國人。新謂周君家自請張先生防夜之犬。可以不畜。

倪蔡相謔

倪子木嘗謂蔡補亭曰。朱子何以注蔡大龜也。蔡曰。亦猶注倪為小兒也。

應試

子同友八人應試。過游關上人疑為梨園子弟。問何處演戲。僕答曰。南京貢院中一友曰。予等本皆傀儡。未知何人能做一場好戲耳。

剝指

曩在雉盧場。遇一客。興甚豪。自謂善五木訣。一擲百萬。晝夜無倦色。人見其將指中斷。宛如刀切。詢之曰。昔年戒賭時所剝也。聞之失笑。

梅影夫人

孤山林和靖祠。槩女像為偶。題曰梅影夫人。或戲之曰。何不兼槩仙鶴郎君。兩般秋雨。卷隨筆下同。

不白之冤

陳句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裴文達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為抱不白之寃矣。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試士。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每字二比者。先生題俳語其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呼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東西。做成一味吃不得的大碟八塊。可為噴飯。

乙亥 新娘八字

明王完虛中丞初仕鄒平令。與章邱接境。偶見章邱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亦云。乙亥。公笑曰。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賀新婚回者。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戌辰乙巳癸丑也。蓋皆取諧聲為戲。

偷兒行樂

有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一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

師也過

金棕亭教授揚州。凡名士投見無不文酒流連。飲饌極豐。或有謂其過侈類醜商。不似廣文首藉者。或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為之哄堂。

洪稚存詩

洪稚存詩才奇險。好作驚人句。有人仿其體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

筆客

有筆客生子肥碩。或調之曰。羊毫兔毫加功選料。此皆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又書客生子。酷似其貌。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板贗本可知。均本地風光也。

張獻忠文 党太尉寫真

宋党太尉令匠寫真。既成。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幾隣雜語。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為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囉子也。姓張。咱與你連了宗罷。見綏寇紀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嘲王伯穀

王伯穀有句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為人。客做其體。嘲之曰。身上楊梅瘡。

作果。眼中羅蔔翳為花。蓋王時患惡瘡。而一目有微障云。

村學堂詩

海昌郭臣亮。曾為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雅噪晚風。諸徒齊送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末句尤趣甚。

大老二老 吁嗟闊兮

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一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家舉殯。窮極侈靡。有述之者曰。喪事從未有如是之闊者。坐中一人曰。此所為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皆以經語為詼諧也。雖足資劇。然亦是侮聖人之言。

集對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頗貪酷。一日晨起。見廳事貼一對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魏

天啓朝魏瑤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祝詞云。堯天巍蕩。帝德難名。巍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也。此等諂媚。真是想空心血者。

俳語

朱二泉孝廉。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為令。時二泉樹竿曝衣。而挿於木碓。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碓。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以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見艾子雜記。

家書

代巾幗寫家書。虐政也。余幼時曾為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孩兒們俱利腮。猶言也。新買小丫頭。倒是個活脚蟾兒。作事且是溜然。快惟雇工某人。係原來頭週身僵爬兒風。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遂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與之。此與軒渠錄所載極相似。

河豚贖本

米元章好摹易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贖本耳。詼諧特妙。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為粵倡。其學一宗濂洛。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他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

不能詩

唐張道古名睨。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夢座上。久旱忽雨。眾賓詠之。道古最後成。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真不能詩者矣。事見張鷟耳日記。

富翁語

吾鄉有富翁。喜作刻薄語。嘗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縉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翁曰。吾以錢財役使諸子孫。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履園叢話下同。

關玻璃樓 明遠堂

太倉東門有王某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梅邨榜額題曰關玻璃樓或詢以出典梅邨曰乃道其實蓋東門王皮也聞者大笑又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曰子不聞不行馬可謂明也已矣不行馬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南風五兩輕

國初某監察總一優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悅聞者曰此王右丞詩已說其難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

敬後詩

吳中某秀才在學幕中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敬後詩云拋却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

牛姓

紀丈達善諧謔有天津牛太守為子娶婦紀與中表送喜聯云繡閣團圓同望月香閨靜好正彈琴初尚不覺也既而來賀指之曰吾用尊府典故何如

小字

宗明張南溪身長八尺同時有王鍊夫沈芷生俱短小三人莫逆往來相隨每王蜂試行道上王在前張在中沈在後諸少年目為小字癸卯沈中解元以去則又目為卜字後鍊夫召試賜舉人遂成一字矣今諸生尚以此為笑談

罵學官

松江張公星為諸生嗜酒而狂嘗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不聽兩學師出呵之張以汙泥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令作此亦妄人也已矣題文張援筆立就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對比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然竟愛其才仍釋之

夾帶枷號

乾隆某科會試有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枷焉

賣鹽官

海豐張穆菴都轉一日呼驢出署有老婦攔輿訴夫置別室者公笑遣之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人家吃醋事

金腿詩

友人陳斗泉打油詩曰。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個個不平安。真所謂練字練句。音節鏗鏘者也。

店聯

睢州一帶。有酒店聯云。入坐三杯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手。夏鎮人家門聯。皆書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十字。武昌城隍廟大匾。書不其然而四字。濟南有酒店曰。者者居。詢所指。則近者悅。遠者來也。皆可笑。

下第詩

唐青臣下第詩。不第遠歸來。妻子色不喜。黃犬恰有情。當門卧搖尾。讀之令人失笑。隨園詩話下同。

山谷詩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同者。王弇州曰。以山谷詩為瘦硬。有類騾夫脚根。惡憎藜杖。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畢竟少味。

仿詩經

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章燧齋戲仿詩經云。點點蠟燭。薄言點之。點點蠟燭。薄言剪之。注云。剪。剪去其煤也。聞者絕倒。

七事詩

湖南張少廷尉璫。權奇自喜。嘗戲題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殊解頤也。

書書書

稅關書吏巡查。如捕役緝賊。虎視眈眈。但一見書。便索然。姚雲上作七古。前四句云。劬勞王事前。旌驅呀哦星。夜關山踰。筭束牛腰索。負載關吏疾。呼書書書。殆神來之筆。

荆公句

王荆公最得意句。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為上句是乞兒向陽。下句是村童逃學。

方人

秦紫峰與客觀方竹。客曰。世有方竹無方人。紫峰曰。有。曰何人。曰子貢。問何以知之。

曰論語云子貢方人

春色

廣東珠娘無一可者。余偶與龍文弟上其船。意致索然。問何姓名。龍文笑曰。皆名春色。余問何以有此美名。曰春色惱人眠不得。

學聖人

有學究言人能行論語一句。便是聖人。有紉袴子笑曰。我已力行三句。恐未是聖人。問之。乃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也。

村學詩

或戲村學究云。漆黑茅柴屋半間。猪窩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縱橫坐。天地元黃喊一年。末句趣極。

對聯

對聯有解頤者。廣東海珠寺。塑金剛與彌勒同坐。聯云。莫怪和尚們。這般大樣。請看護法者。豈是小人。江西某題養濟院云。看諸君腦滿腸肥。此日共餐常住飯。想一樣鐘鳴鼎食。前生都是宰官身。

畫卧 三乳

解李瀛善畫。有人聘往寫真。而主人久臥不出。解戲改蘇詩贈云。無事此靜臥。臥起日將午。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又山陰人有三乳者。金上清進士調之云。胸羅星宿素襟披。下字成文亦大奇。四乳曾聞男則百。君應七十五男兒。

小像

彭湘南嘗畫小像。室中一叟獨坐。有偷兒持斧穴洞而窺。名曰竊比於我老彭圖。見者大笑。

嘲時文道情

吳江徐靈胎有道情刺時文云。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光陰。白日昏迷。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用史語

人家作醬。雙頭必須姜太公在此五字。余嘗疑之。孫文和秀才笑曰。君豈不知太公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乎。又過張息侯家。見其奴攜燈籠。上題賴有此耳四字。兩用史語。令人莞然。

得詩題

尹氏昆季皆能詩。一日文端退朝。召雨峰曰。奉命和春雨詩。汝可擬稿來。明早帶去。黎明公將朝。諸公子侍。公忽向雨峰拱手曰。汝詩大好。回顧婢曰。速煨我吃的蓮子。與三哥兒吃。雨峯大喜。四公子樹齋笑曰。我今日又得一詩題矣。諸公子問何題曰。見人吃蓮子有感。

雙白菜

康熙間汪東山繹精星學。嘗自題燈籠曰。候中狀元某。後果大魁天下。在京師時與方靈臬湯西厓蔣南沙齊名。三人皆疏放。方獨迂謹。時相振鐸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來。錯呼白菜。人因以雙白菜呼之。方大加規勸。先生厭之。乃署其門曰。候中狀元汪。諭靈臬。免賜光。庶幾南蔣。或者西湯。晦明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雙白菜。終日到書堂。

椒椒

桐城張映沙若瀛。個儻負氣。曾作熱河巡檢。以杖太監而特擢河北同知者。性雖剛正。而喜詼諧。桐城俗呼叔為椒椒。其族弟曾啟。編修鄉試分房。有叔某為大興縣丞。遵例迎送。榜後門生有獻狐裘二襲者。映沙賦詩調之云。思旨分房第一遭。馬前迎送有椒椒。鹿鳴宴罷懷銀器。虎榜人來捏紙包。白髮門生雙膝屈。藍圖文字七篇高。莫言分校無他樂。夫婦同時著二毛。

眼鏡詩

有人咏眼鏡云。長繩雙耳繫。橫橋一鼻跨。或云。終日耳邊拉短絛。何時鼻上卸長枷。均可笑。

題圖

諸七裏檢討。性迂傲。有人求題圖。開卷見齊次風侍郎周蘭坡學士先題矣。心有所伎。大書曰。齊大非我耦。周衰已有髭。兩人都已寫。何必我題詩。

詩太甜 打油

雅謔自佳。或以詩示仲小海。仲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問故。曰。有唐氣安得不甜。

蔡芷衫好自稱蔡子。以詩示汪用敷。汪曰：打油詩也。蔡怒曰：此文選正體，何名打油？汪曰：菜子不打油，何物打油？

討蚊檄

有童子作討蚊檄云：成羣結隊，渾身流賊之形；鼓翅高吟，滿眼時文之鬼。蓋憎其師之督責時文故也。語雖惡，恰有風趣。

見上司

一舉人截取山東某令。初謁上司，猝無酬對。忽問曰：大人尊姓？上官甚駭，強應曰：姓某。令俯首久之，曰：大人之姓，乃百家姓所無。上官益駭，曰：我係旗下，貴縣未之知耶？令復起立曰：大人在何旗？曰：正紅旗耳。曰：正黃旗甚佳，大人何不在正黃旗？上官怫然，怒問貴縣係何省人？曰：廣西。上官曰：廣東甚佳，貴縣何不在廣東？令愕然，趨出。翼日，即勒歸改教，到任僅一月耳。涼棚夜話下同。

相傳有暑中謁上官者，揮扇不輟。上官惡之，因曰：天氣熱，可寬衣。既去，外褂仍復揮扇。上官曰：何妨再脫？固辭不獲，遂去袍子，而猶揮扇也。上官復曰：可更脫衫子。堅辭不敢。上官令侍者代為緩鈕，又談有頃而出。人見之，咸駭笑。則緯帽固猶在。

頭上也始悟上官蓋有意苦之耳。此尤可笑。附記

詈僕詩

雙溪漁隱作俚語四律詈僕云。今年命運合當灾。撞着腌臢惡殺才。指挖茶甌添黑漆。手翻豆腐印烟煤。遮臀草布常遮飯。抹盥麻巾又抹檯。更有一般可笑處。桶燈常帶滿頭灰。鈍僕由來懶性多。人家那得懶如他。隔句油碗常留竈。過午殘糜尚在鍋。板蓋生塵從未拭。厨刀上鏽不曾磨。近來學得痴呆計。呵罵由伊更奈何。面皮黃腫氣昏騰。捺擦鍋煤像竈君。坐起鼾齁聞鼻息。行來踢充響鞋根。饑時菜汁連盤哂。餓極鍋巴滿口吞。料得陽間難着汝。陰司待汝去行瘟。看渠惡狀幾多般。待我描摹使汝慙。買賣吃虧偏減刻。走跳遲鈍又閒談。烘爐半夜燒穿榻。送酒中途打破壇。若到年終算工價。扣賠定要十除三。

巧對

紀文達公善屬對。信手拈來。出口成趣。一日陸耳山學士云。適飲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為對。公曰。即以閣下對可乎。兩人大笑。或謂公曰。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秘製烏鬚藥。去風流木牙杖。滴露棹花頭油。學。

經蒙店。肆料秋爽來學。又李諷經揭裱。

唐宋元明古今名人書畫發賣川廣雲貴生熟道地藥材。凡此者既聞命矣。若書坊之老二酉。以何為對。公曰。汝進正陽門羅城時。試於布傘上觀之。至其處。乃賣卜者書大六壬三字也。蝶階外史

狄希陳

狄希陳幼時不會讀書。而專一侮弄先生。亘古以來。奇怪頑皮之事。都是他幹將出來。一日夏天。先生白日睡個晌覺。約摸先生睡濃的時候。他把那染指甲鳳仙花。敲了一塊。加些白礬。恐冷的驚醒了先生。却在日色裏晒溫了。輕輕的放在先生鼻尖上。又慢慢按的結實。先生睡起一覺來。那花已陰得乾燥。吊在一邊。先生曉也不曉得。只是染得一個血紅的鼻子。先生照鏡。見好好的把鼻子腫了。悶悶不快。那曉得是他弄的神通。茅坑邊一根樹橛。先生每日扳了那樹橛。在坑上槓了屁股解手。他看在肚裏。一日起了個早。拿刀把樹橛根上周圍削細。仍舊把土遮了。先生吃過飯。又上坑解手。三不知把那樹橛一扳。腦栽葱跌的四馬攢蹄。仰在坑內。掙不起來。小學生又沒本事拉他。只得家去叫了兩個覓漢。不顧齷齪。拉起來。脫去衣服。借了狄員外上下衣身換上。把糞浸的衣裳。足足泡洗了三日。這臭氣那裏洗得淨。狄員外

再三賠禮。只好將那一身衣裳賠了先生。一日先生有朋友來同着出去。狄希陳爬在院子裏槐樹上頑耍。先生忽然走了回來。熱得通身出汗。解了衣服。搬椅子放在樹下乘涼。他見先生坐在此。不敢走下。尿急了。從樹上呼呼的溺下來。先生伸了頭正在打盹。可的灌了先生一口。先生喚下來。打了一頓。一日放了晚學。走到三溪裏洗澡。看見先生來了。他把河裏的泥帶頭帶腦。抹了遍身。先生乍見。吃了一驚。細看方知是他。問說你洗澡便了。却為何滿身塗了泥。他說我若不塗了臉面。恐水裏踏出龜鼈來。要認得我哩。先生又是可惱又可笑。一日見先生坐在那裏看書。他不好睡覺。粧了解手。走到茅廁裏。開了門。在門底下舖了夏布幕子。在那裏夢見周公。先生肚子痛。欲解手。走到門邊。知是關的。只道有學生解手。走了回來。壯中漸痛得緊。又走了去。廁門仍不開。又等了一大會。查問何人在內。單不見狄希陳。先生愈痛愈急。叫那門樊噲也撞不進去。人說先生要出恭。你快開門。他說哄我開了門。好教先生打我。先生說你快開了門。我不打你。他說果真不打我。先生你發個誓。我才開門。先生又不肯說誓。問不容髮之際。先生一腔大尿。盡撒在褲襠之內。極得先生路了路脚。自己咒罵道教這樣書的人。比忘八還是不如同窗口號曰。孔門三千徒弟。

誰如狄姓希陳。染鼻溺尿削椽。專一侮弄先生。狄希陳年紀大了。越發機械變詐。無所不為。做秀才時。同學官到五里舖上迎接宗師。在一個大寺等候。他悄悄地把學官的馬一蹬一蹬的。牽到那極高的一座鐘樓上。宗師將近。教官要來馬前迎。再尋不見馬。鬥到鐘樓上。那馬正站在那裏。誰知那馬上樓易。下樓難。直費事雇了許多人。把馬捆了脚。方擡得下來。馬被捆麻木。不能即時行動。宗師已近。教官只得步行了數里。查不出牽馬的人。也只罷了。又一日往學裏去。撞見一人。拿了一籃雞蛋賣。他叫住了。商定了價錢。要把雞蛋見一清數。叫賣蛋的把兩隻臂抄一個圈。安在馬臺石上。他自己把雞蛋一五一十。數在那圈內。既數完了。他說我去取籃來。就與你錢。却從東邊學門進。西邊權星門出。一直回家去了。哄得賣蛋的蹲在那裏。坐又坐不下。起又起不得。手又不敢開。孩子們你拿一個飛跑。我拿一個飛跑。漸漸的教化子都來搶奪。直待一好人走來。替他拾在籃裏。方始了事。城內有座大高橋。一個老人挑一擔糞。要過橋來。他一把拉住。說你有年紀了。怎過得去。你扯出担子來。我與你逐頭抬過去。那人道。相公真個好心。但我是慣的。不勞相公垂念。他說我不遇見就罷了。既遇見了。心上不忍。若不遂我心願。我覺也睡不着的。老者安之。我與你

擡一擡何妨。不由那人不肯。替他擡過一筐。他却說道：你略等一等。我做點小事便來。一溜而去。哄得那人久候不至。兩筐糞一在橋南。一在橋北。這樣臭貨。又沒別人肯擡。只得來回七八里。叫了他婆子來。擡過那一筐。方纔挑了回家。醒世因緣傳。

嘲射鵠

多九公道：向在海外。曾吃一個大米。寬三寸長一尺。過後精神陡長。一年不食。後聞宣帝時。背陰國來獻清腸稻。每食一粒。終年不飯。才知其名。林之洋道：怪不得今人射鵠。每每所發的箭。離鵠還有一二尺遠。他却大為可惜。只說差一粒米。俺今才知道。他說差得一米。却是煮熟的清腸稻。唐敖笑道：煮熟二字。未免過刻。鏡花緣下同。

公冶弟兄

有行酒令而坐客。忽作土音者。或說笑話曰：有公冶短者。去見長官。長官道：公冶長能通鳥語。你何所能對。以能通獸語。適有犬吠之聲。長官道：你既能通獸語。可知此犬說甚麼。公冶短聽之良久。皺眉道：這狗滿嘴土音。教我怎懂。或有代人說笑話曰：有公冶矮見長官。長官問所長。即公冶短之弟也。亦通獸語。正在談論。適值驢鳴。長官問何說。公冶矮道：他說他不會說笑話。合坐大笑。又強之說。則曰：有公冶矮者。也。

通獸語。這日正向人賣弄其技。忽聽猪叫。人問他說甚麼。公冶姓道。他在那裏教人說笑話哩。

害眼睛

一官初到任。上堂審事。原被告各執一理。官因說道。你們的話。本縣都不明白。今先據原告的話。打被告二十板子。那被告的話。也還有理。再把原告亦打二十板子。這件事就可結案了。官正欲退堂。那書吏皂役都上來告假。官問為甚麼事。都回道。告假回去害眼睛。官哼了一聲道。我看你們兩個眼睛。都好好的。怎說害眼睛。那書吏皂役稟道。老爺的眼睛。看着小的。是明明白白的。小的們眼睛。看着老爺。却是糊裏糊塗的。補紅樓夢

封翁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曰螞蟻。有賈某業此卅餘年。家小康。買竈下婢生子。以八字乞某孝廉算之。某故善謔。謂曰。令郎英造必大貴。汝他日當作封翁。賈信之。督課甚力。而兒性憨。年十八。惟大學三頁。粗能成誦。人或問令郎讀左傳否。賈曰。今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後值賈八十生長。眾客稱祝。某孝廉亦在

坐。賈其疑言之不驗。復理前說。某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哉。賈問云。何某曰。中人科中人。升賣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郎。晉封草議大夫。眾客闈堂大笑。賈始悟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諧錄

騙帽

蘇州通貴橋邱姓。言郡中富室兒。頭戴一珠帽。值數百金。乳媪携立廳事。一人盛服昂然直入。謂兒曰。叫聲公公。乳媪亦曰。阿官叫聲公公。其人曰。不叫公公。要取汝帽兒。遂戲揭其帽。執手中曰。不叫公公。取帽兒去矣。以其帽置懷中。緩步下階。曰。真個取帽兒去矣。遂自庭中昂然竟出。復回身立於門外。曰。不叫公公。取帽兒去。不轉來矣。乳媪又謂兒曰。阿官叫聲公公。公公好還汝帽兒。意謂戚黨長者與兒戲也。候久不復入。出視之。杳然矣。吹影編

糟督

許秋崖先生由粵西撫改漕督。道經長沙。例用儀仗。善化承值者。於銜牌上誤漕為糟。先生行後。寄詩云。平生不作醉鄉候。况復星軺速置郵。豈有尚書兼麴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似馬牛。聞說新銜已遷轉。武岡可是五缸州。

蓋善化令某已擢武剛刺史。故未句及之。春宵噓語。

楊雄石秀

興山有獄。久未結。大府提至省。委阿郡伯冷司馬會鞫。仍以原辭上。大府委員復訊。乃盡翻前讞。以仇殺報。阿冷二君被議褫職。時有楊逢聖者。性剛直。寓與石赤霞最近。兩人交最深。羣以楊雄石秀目之。每逢二人偕坐。必問以巧雲安在。楊聞阿冷被斥。氣憤大言曰。何物委員坑人至此。即吟云。安得上方斬馬劍。語未畢。一友應聲曰。翠屏山上殺迎兒。闔坐大笑。

一錢不還

劉闢若任江夏。頗有廉名。而私負多不能償。一日奉檄鞫孝感訟案。有素封者。持多金餽闢。若却之。而結案頗速。其人感無以報。以一錢不選額懸之大堂。蓋取劉氏故事以頌也。越一夕。額上選字忽易為還字。遂成一錢不還矣。知為索逋者所調弄。不意守錢奴解作此韻事。

郡伯詩

田輔延郡伯。與張梧岡言及昔時部中同事。在竹林寺談道者。今一為兩浙運使。一

為衡永觀察。一為某省方伯而我獨守此郡。不勝今昔之感。因吟曰。竹林談道幾多時。運道藩台我府知。梧岡曰。知府二字倒用。自係因韻而起。但嫌不甚現成。請以成語足之。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差來早與來遲。聞者傾倒。

江陵縣詩

江陵有匿名揭帖案。星使按臨查辦。王右圃時署縣事。因接紛紜。日不暇給。竟置催科於不問。賦詩云。鍋有千般鑿。惟今鑿得兒。大差方衮衮。巨案復洶洶。糧櫃何時啓。漕倉盡日封。微員何所戀。革職也稀鬆。

王姓詩

劉觀亭言及寅好中王姓最多。有新舊二詩可證。舊詩曰。三槐舊族實堪誇。聽我從頭說幾家。小二沿門敲鼓板。老八平叶到處送琵琶。已無道士能降怪。剩有虔婆慣賣茶。地下若逢韓搗鬼。豈宜重問後庭花。新詩曰。天下三橫總一家。不妨東扯與西拉。祥符縣舊為明府。辛卯科曾中探花。三叔信來平緬甸。大兄書至任湖嘉。有朝走上靈官殿。五百年前老阿爹。其所云必有所指。惜未詳其事。

屠子

有鼓刀起家者。其子習舉子業。就正於某太史。太史評其文曰。有骨力。有筋兩。置之案頭。咀嚼不厭。其人大喜。徧示鄉人。有直告者。反怒而斥之。此太史可謂惡作劇矣。

馬桶詞

偶偕數友會鞠訟案。座中有欲大解者。或詢詹相亭曰。貴鄉無論男女。皆用眉公馬桶。而婦女所用尤精。習俗使然耶。曰。若未聞黃鶯兒詞乎。請誦之。詞云。金漆鐵箍腰。貼香馨。坐阿嬌。渾如仰放中軍帽。紅嬉嬉小巢。翠茸茸細毛。依稀譜出淋鈴調。滌辛騷。夕陽影裏。疏竹響蕭蕭。闌堂大噓。彼欲大解者亦遂止。

按相傳末句。或注云。蕭蕭馬鳴也。蓋吳人謂滌馬桶曰蕭。實巧合耳。

候補縣知縣

方竹濃謁方伯孟素訥。方伯笑向曰。頃見一稟牘官銜。自稱候補縣知縣。未知何府所轄。時一候補知府在坐。應聲云。當是卑府屬下。方伯為之解頤。

滿朝腦袋

竹濃又云。一友臉奇黑。痘瘢多如錢大。眼淚終朝不止。而聲頗清越。談鋒甚利。嘗自詡云。我聲音嘹亮。口才敏捷。晉人清談。當不過是。旁一友曰。足下聲音清亮。果是晉

人清談。足下面孔欹崎。歷落滿裏。包漿非漢朝。腦袋耶。聞者絕倒。

大大人

一縣尉為江南顯宦胞兄。每向人曰。我在江南署中。人皆以大大人呼我。君輩休小視也。方暢奔曰。足下本身有一絕對。知之乎。其人問之。暢奔曰。我輩見大府。則稱卑職。足下見我輩。又稱卑職。足下非湖北卑卑職。江南大大人乎。

下回不敢來了

一名進士奉部檄來楚。晉謁方伯。默無一言。頰辭出。方伯送至堂。皇下。大眾前行。忽獨留後。方伯疑其別有所陳。詢之無以答。讓之行。則又却。固讓之。乃鞠躬云。大人如此謙恭。下回不敢來了。

忘八罵人

某明府口才便給。郡守某更傲睨一切。與某機鋒相對。兩不相下。一日某為郡守所揶揄。嬉笑怒罵。正不能堪。而郡守方揚揚得意。顧某曰。知公善譏。何不縱談。以博一粲。某佯稱不敢。郡守促之。某曰。有一鄉老。思作狹邪遊。詢知有大開門半開門之別。迺入城。見一家扉半掩。遽排闥入。踞坐解腰纏。呼錢樹子出。見主者怒罵之。欲飽以

老拳。乃駭而奔。其人究茫然未明何故。問人曰。適間罵我的是忘八否。

糧道觀風

周介夫云。各衛所為糧道屬員。道署有公事。必懸牌曉示。衛弁探差者。即走告本官。得以先期預備。一糧道新任。懸牌觀風。題為視其所以一章。探差者告衛弁云。新創三衛所。後面話尤非吉語。已另補新官矣。各衛弁大驚。問新官何姓。所示何話。探差曰。一為視其所以老爺。一為觀其所由老爺。一為察其所安老爺。後話則為人馬瘦哉。人馬瘦哉。介夫之詞未畢。同人大笑。至有脫領頰而捧面者。

荷校聯額

一生員為人代倩。事發荷校。百計求脫不能得。因訪健於刀筆者。若祈之其人曰。此當以風雅動之。於枷上書額曰。瓊林獨席。又書聯曰。坐破寒毡。從此漸入佳境。與桀頸同音。磨穿鐵硯。而今才得出頭。學使見之。笑予省釋。

通家浜

某生絕穎悟。嘗與同人閒步。見裝潢店貼對聯。致書通家眷三字。某問何典。友曰。源頭我未攷。大約不出五經內。昔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往夏氏之邑。故詩曰。

陳常於時夏無此疆而界疆界都無非通之謂歟陳常於夏非通家眷之謂歟某曰君論明白曉暢遂深服之既而就館於楊安浜暇日出遊遇前友各道闊悵因詢近况某曰近在通家浜課徒友曰改日造訪一揖而別越日友於城內外徧訪通家浜無有知其地者友亦置之後兩人又遇友曰君所云通家浜果有其地乎何無一人知之某曰僕館楊安浜以二字不雅故隨改之友曰楊安二字何以不雅某訝之曰自君言之而遂忘之耶天寶宮中故事耳友為之狂笑夜航船下同

脫調

京師王阿鬍子極勢利寓某胡同時有兩姪來候一秀才一童生王留秀才飯聽童生自去好事者以時文譏之云惜也王二僅得為秀才也假令其上而為舉人為進士為翰林王阿鬍子方將掇臂捧屁之不暇而寧止於留飯幸也王三猶得為童生也假令其下而為皂隸為奴僕為乞丐王阿鬍子且將揮拳勒臂之不暇而寧止於不留飯此語舊矣人曰此為脫俗調蔣心餘空谷香樂府江都令魯學連舟次錢唐得詩二句云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某生素滑稽近鄰富翁從羊毛場遷由斯弄由斯俗作牛屎生贈詩二句云袖中牛屎新詩本襟上羊毛舊酒痕予曰

此可謂脫雅調。

顧騎龍

余叔家閩人。顧騎龍狀極醜。而性醇雅。耽書籍。斷簡殘編。珍如拱璧。并喜作詩。信口脫出。綽有情致。記其販瓜到我家來賣。予以賣瓜為題試之。應聲曰。即君端的買西瓜。儂賣西瓜價不差。包拍大紅兼蜜練。竹爐無用再煎茶。予贊歎之。騎龍喜述其近作云。佳人獨宿千千萬。才子孤眠萬萬千。老天若肯行方便。兩處牽來一處眠。余為大笑。

阿連

凌某歸安諸生。其父業估。有僮阿連。略識之無。油嘴滑舌。主人每寬縱之。值生秋試後。錄文質諸名宿。皆大贊。必佳。獎語累牘。生喜不自勝。而阿連在旁。揄不止。且謂乃翁曰。官人必不中。翁問故。曰。名宿所決。必不謬。翁問生。則文中並無訾議也。亦置之。後竟康了。翁乃呼問之。阿連曰。名宿所評。必不謬。翁不見其跋語乎。翁取閱。仍不解。阿連指跋中。脫去町畦四字。曰。脫去釘鞋。豈有響聲。無響聲。不中也。名宿決之。良不謬。杭人傳為話柄。

杜康廟

諸酒人議立杜康廟。破土日。掘地得碑。時諸人已入醉鄉。見有同大姐字樣。遂添設後寢。居然為杜夫人矣。落成後。請縣令拈香。令至後寢。見碑大駭曰。此周太祖碑也。亟移廟外。夜夢一衰冕者來謝。令詢之曰。我是前朝周太祖。錯配杜康為夫婦。若非縣令親識破。嫁著酒鬼一世苦。聞者絕倒。皆大歡喜。下同。

盲詞

相傳一秀才喜看盲詞。屆歲考。題條子曰。赤之適齊也。至與之粟九百。辭。生援筆立就。文曰。聖人當下開言說。你今在此聽分明。公西此日山東去。裘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為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豪華公子休題起。且表為官受祿身。為官非是別一個。堂堂縣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堅辭不要半毫分。案出置劣等。又見廣新聞紙。載亡人無以為寶題。文有舅犯出班啓奏曰。云云。與此同一機杼。均可發笑。

小青

拆情字為小青。本無其人。其傳及詩。虞山譚生所作。流傳日久。演為傳奇。至有以孤

山訪小青墓為詩題者。真與落鳳坡吊龐士元同一可笑。

雅片癮

作勞人年老病多。遇節氣便發。世謂身上有一本大清時憲書。服雅片人。日久癮深。差時刻不得。余謂身上有一座西洋自鳴鐘。

聘齊圖

晉卻克眇。魯季孫行父禿。曹公子首偻。衛孫良夫跛。聘齊之後。適然相值。謂四人不幸而俱聘於齊。又不幸而有齊君與其母之無禮。使眇者御眇。禿者御禿。偻者御偻。跛者御跛。令百世下猶為失笑。然無此則四人不傳。又不幸中之幸。惜時無好事者。繪作一圖也。

一毛不拔

鍾呂二仙飲於肆。每遇一人。雅相親熱。入坐共飲。鍾疑為呂之友。呂疑為鍾之友。其實皆非也。二仙具知之。一日復飲於肆。其人又來。益加熟悉。鍾欲難之。因出一令曰。口耳玉。聖人飲酒亦何妨。壺中有酒盤無菜。言至此。即向純陽背上。拔出利劍。自割臂肉一塊。置於席間。曰。借汝青鋒割一方。次至呂仙。接令曰。臣又見賢人飲酒亦何

碍。壺中有酒盤無菜。言至此亦拔劍剗臂肉置席上。曰自把青鋒割一塊。次及其人其人苦思良久。因曰。木火心。愁人說與聖賢聽。壺中有酒盤無菜。言至此。向眉毛間拔數莖。置之席。曰拔把眉毛當點心。一仙不允。曰我輩俱是剗肉相待。足下何僅以眉毛了事。其人曰。小弟苟非二位大仙面上。一毛尚且不拔。今蘇州有絹人黨者。類皆衣服鮮明。風光自賞。遇一面交。亦殷勤倍至。實誘為浪蕩。以沾餘潤。若輩則守定一毛不拔之戒。落得一生花底活耳。或戲問之。曰願聞子之志。曰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闊。費之而無算。

題額

有富戶新起大宅。央人題額。堂曰嘉客。軒曰景得。齋曰尚和。其子已延師授讀。父令誦之。子皆倒讀。曰。堂客嘉軒。得景齋和尚。其父因惡而易之。

名實不符

名不副實。聖人有觚哉之歎。余浮沉鄉里。街談巷語。熟聞於耳。核諸名實。輒不相符。摘數條以見一斑。俗兒坐地。卷帙全無。輒曰書房。醫士堂中。膏丹烏有。動稱藥室。頽唐晚景。赴州郡之試。必號童生。綽約妙年。列奴隸之儔。每詆老僕。爭呼馬面。恰是猪

頭通號象牙。原來駝骨。浩然巾戴美人頭上。羅漢裙束浪子腰間。天然几刻意雕花。自斟壺殷勸客。公然束帶。猶說畫鉤。現在插花。尚云筆洗。武士被雀衣而射鵝。佳人裹馬甲以調鸚。女清客定曰官人。小尼姑必稱師太。稍知脉理。呼作郎中。大有資財。尊之員外。開叢林於市上。目以山門。鑿方牖於壁間。指為月洞。思之真堪失笑。

可笑事

怪事

醜婦豔妝。豪奴佞佛。老和尚爭懺錢。小道士作法事。酸秀才入妓席。大夥計出官場。大老愁貧。微員拏樣。鄉愚講朝報。市僧咬文字。潑婦吃心齋。慳人說大話。田舍翁結鄉宦婚姻。貪酷吏嗜名人書畫。皆可笑可惡。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子孫應舉。而官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霍食者憂慮。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茹素。真咄咄怪事。

葷詩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同食葷。僧曰。聞公素有詩名。請賦此。渠南應聲曰。頭子光光脚有丁。祇宜豆腐與菠菱。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二人大笑而起。公餘勝覽下同。

買靴

馮道和凝二人同在中書。和買靴用錢一千八百。馮買靴用錢九百。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其善於周旋人如此。

唐時對

唐閻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既而輔政。全無宰相才。時有姜怡者。以戰功至左相。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諱

錢良臣子改讀孟子。今之所謂爹爹者。古之所謂民賊也。非諱之。乃罵之矣。馮道門客講道德經。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演六字為十二字。王僧彥父名師古。呼硯曰墨池。鼓曰皮棚。知嶺南郡。一官上謁。題刺曰。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祇候。臨淄令石昂謁監軍。以監軍諱石。改稱右昂。諱之為害。使人不有其名。不有其姓。并經文俱失其故。可笑哉。答程叟說下同。

笑哭

陸士衡有笑疾。而唐衢以善哭名。使同時相遇。中坐參以半面啼。半面笑之。賈弼之定有可觀。

老伯伯

鄉人飲酒。內有三老。主人以齒最尊者。宜首坐。各使之年。其一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鬚牙雪雪白。盤古皇帝分天地。吾替伊掬曲尺。其二曰。東天日出亮赤。照見吾鬚牙雪雪白。王母娘娘蟠桃三千年撥一隻。是吾吃過七八百。其三曰。東天日出亮赤。照見吾鬚牙雪雪白。吾親見你兩家頭搭雞屎。又來罔話騙我老伯伯。吳下誘聯下同。

土音

嘗過毘陵。噦呱之聲。不絕於道。多不知所謂。後詢江陰輩生曰。自秦伯居吳以來。輿情愛戴。一飲一食。不敢忘。凡爾我稱謂。必涉國姓。曰你姬家。我姬家。音字相渾。沿襲至今。

拙夫

唐拙夫。繆學三。皆松郡名士。一日挾妓共飲。妓頗慧。唐曰。此巧妻也。繆曰。巧妻常伴。

拙夫眠亦有出處。昔一院姝聲技敏妙。貴客過之。問其姓。曰康字頭。呂字脚。客曰然則卿乃姓唐也。彼姝曰小妾非姓唐。拙夫乃姓唐耳。舉座大笑。

日字令

幼從外父周式堂赴喜筵。首坐者小有才。行一令。子曰之曰搓搓長。乃日頭之曰。照舉一字搓搓。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座無一對。皆罰之。彼自矜壓倒元白矣。次令應式堂先生正色曰。日頭之曰捏捏扁。乃子曰之曰。須照舉一字捏捏。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闍堂大笑。首坐亦在罰中。

一身兼作僕

幼時赴郡試。與廩保同廬。有童生具贖投保。廩勒補首。又索隨禮。童生問尊价何在。廩不能答。寓主代答曰。某老先是一身兼作僕。

笋炒肉

嘗錄東坡詩話一則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若教不瘦又不俗。頓頓還他笋炒肉。

賞雪詩

外父周式堂戲撰彈詞一則。聞學士夫婦挈女登梅樓賞雪。群婢皆賜酒。行觴政以黑白分明為令。聞公首唱。烏鵲爭梅一段香。夫人接句。寒窗臨帖十三行。小姐避席曰。纖纖玉手磨香墨。侍婢對云。點點楊花落硯塘。屏後二婢出。一云佳人美目頻相盼。一云對局圍棋打劫忙。又一婢云。古漆瑤琴新玉軫。聞公擊節獎賞。末婢偏用初體一句云。洋溝滑翻豆腐湯。公怒。罰跪飲。謂是黑白不分耳。

老奸巨滑

國初某中堂聲勢隆赫。有張姓富人與其從弟締為婚姻。百計夤緣將登仕籍。因謂其弟曰。余與若既為親家。則若兄亦忝在姻末。倘得引之一謁。拜惠良多。弟曰。謁見易易。慮君言語獲咎耳。張曰。君教我當默記不忘。因授以寒暄。并頌揚數語。令復之不訛。遂為先容。越日入謁中堂曰。壯年筮仕。老夫與有榮矣。張面赤汗下。蹙蹙而對曰。久仰大人老奸巨滑。為朝野所畏。中堂大怒。拂袖入。從者揮之。乃垂頭喪氣而出。可笑也。夢廣雜著下同。

拜義父

會稽梁階平先生。晉大司農。有某翰林令其夫人執贄登堂。拜先生為義父。拜畢。出

懷中珊瑚念珠。雙手捧獻。先生面發赤。疾趨而出。某夫人追至廳事。圍繫其頸。座上客滿。皆大驚失措。越日有人題詩於門曰。纔從子第拜乾娘。金壇子中堂妾封淑人某夫人其義女也今拜乾爹。又姓梁。熱鬧門閤新戶部。淒涼庭院舊中堂。翁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祇為郎。百八念珠親手奉。臨風幾陣乳花香。

趙古董

西粵撫軍。忘其名。有直隸趙相為廣文三十年。推升柳州融令。年耄矣。謁見時。撫軍踞胡床。命趙坐廡下。趙兩手抱椅於臂。偃偻而上。直至膝前。謂撫軍曰。某初至此。人地生疎。未稔何邑最佳。能使某飽囊橐。以正首邱。撫軍微笑曰。余之職在黜貪。惰而進廉。能為屬吏謀財。非余所敢知也。同僚因以趙古董呼之。數月後。緣事勒歸。

仇十洲

周讓谷先生。乾隆庚午。以第一名獲雋。主試者新建裘文達公。時周姓中者十人。人問何以中周姓如此之多。公笑曰。此之謂仇十洲也。聞者哄堂。耐冷譚。

杜荀鵬

酉陽雜俎。有富家子杜四郎。好為詩。號荀鵬。以比杜荀鶴。又唐書羅昭威傳。目己所

為詩。為偷江東集。紹威較雅。荀鳴噴飯矣。榕堂續錄

三庫大臣

吳退旃尚書。體弱畏寒。每冬天必著夾褲。棉褲。皮褲。三層。京師戲稱。為三庫大臣。浪迹叢談下同

御史大

古人避諱有絕可笑者。而莫甚於楊行密。父名怱。以與夫同音。遂於御史大夫。光祿寺大夫等稱。直去夫字。尤為奇創。

九錫

近官場中指知縣。權同知。知州。為加九錫。節相孫寄圃。與余數之。一為水晶頂珠。二為白鷗補服。三為朝珠。四為紅繖。五為紅心雨纓。六為紅心拜墊。七為馬前踢胸。八為大夫誥軸。而忘其一。思索不得。或曰。尚有宜人誥軸一分。可以當之。公大笑曰。所為有婦人馬八錫而已。

巧對

近年英人之擾。或嘲以楹聯云。頭上有情影翠羽。胸中無策退紅毛。亦巧不可階。

賀聯

江南某年五月童試題。夫人自稱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科鄉試題。係君子不以言舉人。某生遂聯捷。有客賀以聯曰。端午以前猶是夫人自稱曰。重陽而後居然君子不以言可謂巧湊矣。傳聞係吾鄉繆心如。水部事。未知確否。

阮園

余嘗問阮雲臺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無買園之力。即有之亦斷不買。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郡人即其姓以名之。如張曰張園。李曰李園。我有園亦必呼為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歸田瑣記下同。

松中堂

松中堂筠。為伊犁將軍。置夫人於別院。院屋三楹。中為堂。西為夫人臥室。東為佛堂。公每日五更入禮佛畢。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話半時。乃出。夫人每四更起。櫛沐以待之。無間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黎明起。即駕騾車。傳食於同時署中。亦無間寒暑。那繹堂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在輪迴。必與閻君約。或為男。或為女。或墮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策大人騾。及松將軍夫人耳。

廣文聯

汪瑟庵為江蘇學政。例至金陵錄遺才。撰聯云。二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倘或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仍是一囊琴劍。重到鍾山。道光初。某廣文送考至省。故事廣文送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時沈小湖為學使。一概謝絕。某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倘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號。不。管八棚伺候。拼着一條老命。撞死鐘山。學使聞之。亦不罪也。

續縣令

湖南撫部某。初入境。有友來迎。談次。問近有新聞乎。猝不及對。乃曰。近有一對甚工。有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人贈聯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撫部一笑而罷。及到任。竟劾去之。實則令乃好官也。

十字令

近時有首縣十字令曰。紅。圓融。路路通。認識古董。不怕大虧空。圍棋馬。吊中中。梨園子弟殷勤奉。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主恩憲眷滿口常稱頌。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又有佐貳十得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

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中奏雅亦官箴矣。

衙參

州縣衙參情狀可笑。有分段編為戲齣者。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噪。四曰鵠立。司道站班。五曰鶴驚。六曰鳧趨。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謝茶。十一曰鴨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飛。十五曰虎威。各喊輿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夢。真可入啓顏錄也。

清客

都下有清客十字令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崑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遲。八張馬吊。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其注於後者。則更進一解矣。

行令

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謔。聞新任宜興方令。有口才。思窘之。與武進令預構一令。會公宴。舉觴曰。兩火為炎。此非鹽醬之鹽。既非鹽醬之鹽。何以添水便淡。武進令曰。

兩日為昌。此非娼妓之娼。既非娼妓之娼。何以開口便唱。方令曰。我不難遵。但恐冒犯卜老先生。眾曰。但言之。乃曰。兩土為圭。此非烏龜之龜。既非烏龜之龜。何以添卜成卦。眾大笑。

宗室

四品宗室中。有胸中不甚明白。而口才甚佳者。或嘲之曰。胸中烏黑。嘴明白。余為代對曰。腰際鵝黃頂暗藍。對仗頗巧。眾為解頤。

給事尚書

齊東野語云。兵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與給事中某同寓僧寺。某如廁甚急。夏戲曰。披衣鞞履而行。給事給事。即對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蓋猶言常輸也。巧對錄下同。

陳蔡相謔

詩話總龜云。蔡君謨與陳亞相友善。一日蔡謔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雖巧謔亦虛矣。

土產

鶴林玉露云。楊東山嘗言。昔周益公洪容齋侍壽皇宴。因談有核。上問鄉里所產。容齋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益公對曰。金柑玉板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帥五羊。同僚酒邊各舉土產。某曰。他無所產。獨產一歐陽子耳。

于妾王兒

褚石農外紀云。兵侍項文曜。媚附于忠肅。每朝侍漏。必附耳密言。行坐不離。時目為于謙妾。又戶侍王祐。貌美無鬚。詣事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即何故無鬚。祐曰。老爺所無。兒子豈敢有。于謙妾與王振兒。正可作對。又天順間。錦衣門達其得寵。有某為達門客。鐫印曰。錦衣西席。有甘棠為洗馬。江朝宗壻。亦有翰苑東床之印。可為的對。

廣文秀才對

雪濤諧史云。一秀才送廣文節儀。用銀三分。廣文出對曰。竹笋出牆。一節須高一節。秀才應曰。梅花避雪。三分只是三分。

楊李對

楊文襄公遺事云。楊邃庵口氣盛。李西涯怯寒。二人嘗並坐。西涯屢以足頓地。邃庵

曰地凍馬蹄聲得得西涯見其吐氣如蒸。應曰天寒驢嘴氣騰騰。

陸陳相謔

宦游紀聞云。陸文量為浙藩。與陳啓東飲。見其寡髮。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鬚鬚。何須如此。陸大歎賞。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鏡。句。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題相與撫掌而退。

紳璫相謔

梁溪識小錄云。明嘉靖間。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飲。璫欲侮紳。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辛。苦。東。西。璫故卑微。曾司內閣。工部對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慙憤。欲自戕。二司力勸乃止。

以姓相謔

野獲編云。嘉靖間。胡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倭。值巡鹽御史周如斗。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侍者誤傾酒壺。周云。瓶倒壺撒尿。值篙工扳舵。胡曰。舵響舟放屁。各以姓相謔。

然而俚矣

倪賈對

野獲編云。賈憲使里居。一日雪後。披裘立門前。有少年倪麻子者。素好侮人。賈見其著履。呼曰。有一對能屬否。因曰。釘靴踏地泥麻子。倪曰。能之。但不敢耳。賈曰。吾不罪汝。倪即曰。皮襖披身假畜生。賈面赤。詬詈而入。

知縣相謔

文行集云。鄭洛書為上海縣。聶豹為華亭縣。議論不相下。一日同坐。人報上海秋試脫科。聶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為落書。鄭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灾。皆因孽報。

杖銘

相傳錢虞山有一杖。自製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歸國朝後。此杖久失去。一日得之。有人續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錢為之惘然。

五行四方對

乾隆間。工署火。金尚書督修之。有人出對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適紀文達

入朝有中書某狀貌魁梧自負為南人北相。巖然曰：南人北相。中書科甚廢東西。

脫口對

同人為春盤會。有以太極兩儀生四象命對者。適紀曉嵐至。同人約曰：對訖始許入坐。公曰：春宵一刻值千金。吾饑甚。無暇與諸公爭勝也。坐客無不絕倒。或云：道士娶妻。有作賀聯者。先得出句。而文達從旁足之也。未知孰是。

兩生對

有兩生謁紀文達。一額有黑癩。一左目瞽。公見之大笑。兩生驚訝。公笑曰：吾偶集杜句。得片雲頭上黑。孤月浪中翻。一聯耳。

醫生對

有醫士自誇工於屬對。適達官以緞裁衣。令對曰：一疋天青緞。應曰：六味地黃丸。達官喜。歎之別院。因以避暑者最宜深竹院。令對。應曰：傷寒莫妙小柴胡。適聞花香。又曰：玫瑰花開。香聞七八九里。應曰：梧桐子大。日服五六十丸。合坐撫掌。余曰：此椰榆醫士者。必先有對語。而以出語就之耳。如果有此人。使賦雪詩。必云：昨夜北風寒。天公大吐痰。一輪紅日上。便是化痰丸矣。

賓主互對

三山笑史云。有村館延師者。每七夕例設款。師亦知之。適遇七夕。師探廚中並未庀具。因呼其徒出對云。客舍淒涼。恰是今宵七夕。徒不能對。以告其父。主人知其意。笑曰。我忘之矣。因代對云。寒齋寂寞。可移下月中秋。迨中秋又寂然。師復命對云。綠竹本無心。遇節即時挨。不過其父笑曰。我又忘耳。因對云。黃花如有約。重陽以後待何遲。至重陽。仍寂然。師復出對云。漢三傑。張良韓信狄仁傑。其父笑曰。師誤矣。三傑是漢人。狄仁傑是唐人。師忘之乎。師曰。我實不忘。汝父前唐後漢。記得許熟。乃一飯而忘之乎。

一字破

遺愁集云。明時一友才甚高。或戲曰。君能作四五字破否。以君命召二句為題。應曰。王請度之。一坐稱善。或云。能復作一字破乎。適見一鬍鬚過。即指為題。應曰。鞞眾不解。友曰。皮去毛者也。相與絕倒。制義叢話下同。

醫生文

有業醫而仍應童試者。學使素識其人。題為人而無信二句。醫破云。聖人以厚朴防

風。人生當歸於信矣。學使為之解頤。

減字破

鄭芸汀曰。有自矜能減字為破者。作魯人獵校二句題破云。魯俗頹聖人雷。

相傳有學尤王者。或以葉公問孔子一節。試令作破。應聲曰。好龍者。忽問鳳。暴虎者。不言麟矣。殊工穩。附記於此。

四書語作破承

繆蓮仙曰。嘗聞諸城劉文清相國之姪。在京為相國買宅。久而虛置。人問之。則曰。叔意未愜也。紀文達集四書作破承云。曠安宅而弗居。敬叔父也。甚矣地之相去也。十有餘里。惡在其敬叔父也。噫。為其為相與。又曰。吾杭張某。好葉子戲。生四子。皆有父風。妻故儒家女。集孟子成。一破曰。子好遊乎。夫有所受之也。俗謂門牌為遊湖。亦可謂錦心繡口矣。

寶藏興馬

施愚山督學山左。時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興馬文。誤為水一節。錄畢始悟。料無不黜之理。作詞於文後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却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珊長峯。珠結

樹顛。這一回屋中直跌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愚山開文至此。和之曰。寶殿將山諺。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得登高怕。那曾見會水滄殺。仍錄附榜末。

歇後箴

文行集云。宏治六舉鄉會。文章稱盛。其初年己酉。順天鄉試。申明禁約。文內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以涉禪語也。或仿鄭五敬後。以自箴云。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真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夫子犯了。鄙夫問於我如。又云。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塗。君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人憤事一人國。叶瓜又云。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智。當年孟子犯了。得術智。

虎言蝶歎

郭蘭石由四川督學回京。有錄存告示文稿一本。中有虎言蝶歎之語。閱者求其說。蘭石笑曰。曾試一屬。有一卷賦。春日遲遲云。蚨蝶歎春風。蝶歎已奇。又試某郡虎負。竭題一卷。講下分三段。第一段云。虎若曰。我所積畏者婦也。今爾眾其柰我何。第二

段云。虎若曰。我所甚懼者博也。今徒逐其奈我何。第三段云。虎若曰。我所失勢者野也。今在岨。其奈我何。初擬劣等。幕中客曰。設想雖奇。文情尚好。抑之三等。未可矣。又一客曰。此生亦太可憐。其生平必懼內。否則何以云積畏者婦乎。合坐大笑而罷。

文謹

近時好出割截題。以杜抄襲。其作法全在釣渡。挽見長。而於書旨不暇顧也。又有戲作王如好色。至有託其妻子於其友題者。其渡下云。夫王之好色。不與王之臣同之者。以王之臣自有妻子故也。其挽上云。夫王之臣。不託妻子於王。而託於其友者。以王好色故也。善戲謔兮。實足解頤。

套調

陳午橋參議戲作舉子下第文。全套金正希德行一節。中二比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為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謄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苦若斯也。而諸公不願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當其袍褂靴帽衣服。鋪程。以博相公之一笑。下及夫青廠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

文章著龜

常熟顧仲恭作敬十八房書說皆游戲之筆。其略云。今世之為天吏者有三。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何也。使醫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知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謂此三者。皆天吏也。敢弗敬與。古者聖人舉事。必用蓍龜。夫枯草朽甲。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至靈者出也。考官者。亦文章之著龜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不敬與。

墨派

梁應來曰。四書文中。所謂墨派者。或仿其調以嘲之云。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弗考紀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牀架屋。而音調鏗鏘。今之時墨。何以異此。

笑笑錄卷五終

笑笑錄卷六

清 獨逸窩退士編

懼內

有懼內而下跪者。或改千家詩一首嘲之曰。雲淡風輕近夜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予心怕。將謂偷閒學拜年。塗說下同

贖當頭

有質錢赴博局者。提貫而言曰。萬事不如錢在手。旁一人應聲曰。一年幾見贖當頭。聞者絕倒。

電詩

有作電詩者曰。黑雲團團堆上天。想是天公要吃烟。何以知其要吃烟。一烟一烟打火鏈。

牛何之

一師因徒他出。以牛何之三字命題課文。其徒篇終作一結云。孟子一書言何之者二。一則曰牛何之。一則曰先生將何之。然則牛也。先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作文

有作不撤薑食不多食題文者中云神明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穢惡不可不去而亦不可盡去四語可發一祭。

講書

有塾師講書至康子饋藥章一徒問曰不知饋者丸藥乎湯藥乎師遲疑久之曰據上文鄉人儻似乎丸藥據下文廐焚又似湯藥大抵所饋者丸藥湯藥各半耳。

父母何物

某於某縣閱童子試卷題為父母在三字一卷有云夫父母何物也不禁失笑因批一行於上云父陽物也母陰物也陰陽不和而生你這怪物也。

詛學政

乾隆初某以部曹視學兩浙擅作威福多士切齒先考試甯紹兩府人士造為訃帖云不孝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先考甯紹府君。

嘲醫

有人戲改孟襄陽句作一聯贈醫生云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疎一調換間而形容

曲盡。

酒令

有於席間行令誦古詩飛月字者一人曰白月照詩人主人疑其杜撰因問上聯是何語某不能對一客代答云吾却記得是黑風吹酒鬼舉座大笑。

抄文誤字

一武生於場中抄蓋湯之於天下六字蓋字誤作羊血二字之字原本草書誤作三字於字誤作打字遂成羊血湯三打天下云。

作文紕謬

有師訓其弟曰作承題必須先反後正弟頗領會一日師出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題其弟承題云夫養子而後嫁人之常情也。

紀彭作對

紀彭二尚書與某公同值朝房某先退行甚疾紀作對云足開五六尺手寫十三行蓋某退食喜臨帖也彭曰何不云聖手書生神行太保一座解頤。

幻想

天上璧一聲。掉下了五萬金。忙將三萬來營運。一萬金買田置產。五千金捐個前程。還剩五千金。遨遊四海。徧處訪佳人。

詠寒林

釋氏放漱口。所祀神曰寒林。沈元圃嘗改清平調一章云。紙想衣裳。靛想容。秋風撲面粉花濃。若非水陸場中見。定向孟蘭會上逢。

沈和猷

沈某猷甚。人以沈和猷呼之。登第後寄家書云。男與大哥進京會試。過山東道上。大哥買燒餅自吃。而不與男喫。到京後。男中而大哥不中。豈非天網恢恢乎。又其友命僕持書通候。僕見之不識也。信口問沈和猷在家否。因問何為。曰。主人有書。沈折視之。向僕曰。爾主人借石磨。着爾挑去。僕曰。主人未有命。且未帶扁担來。沈曰。扁担亦向我借。即將石磨并書付之。僕返命。主人不解。拆閱回書。見五絕一首云。今朝尊管來。大叫沈和猷。討他挑磨子。挑去又挑來。不覺大笑。

父子誦文

有士人患子之游乎好閒。一日。取章焯日父母惟其疾之憂題文。誦其後股出比云。

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之肢體。貽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憂。子不敢出聲。一日其父狎妓歸。子偵知之。遂朗誦對比云。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父乃默然。

官職詩

咏中書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叙。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挂朝珠頸上垂。咏大挑二首云。今年大挑沐恩光。票子紛紛榜後忙。多買肥腴塗面孔。儘拉帳目做衣裳。得官最好惟知縣。作教何須補副堂。却笑歸班新進士。十年以後再商量。五月初三沐寵光。行裝不復舊。郎當安排補挂敦官體。打點燈籠號正堂。選選長隨添幾個。粗疏履歷寫三張。扣頭京債還私債。領俸差能六十強。

巡檢

予館江西新城橫村時。見署印同安司巡檢某上任。輿從極盛。戲占一絕云。頭踏跟班壓斷街。玻璃大轎四人擡。礮聲響後鑼聲近。署印同安巡檢來。

縣試報

予在橫村。一日偕友閒步。見學中門斗肩輿而行。兩鑼前導。沿途敲至其家。持紅單懸神堂前。門斗仍坐肩輿。朝上不動。時鑼聲盈耳。觀者如堵。良久。其家用托盤盛銀手釧一雙。捧置几上。名曰彩頭。門斗始下輿。與主人接。見予視紅單。乃報縣試招覆也。口占二絕云。鑼聲不住到門庭。門斗肩輿火急行。一紙紅單書捷報。少爺縣試第三名。紅單高挂供神檯。門斗肩輿向上樓。敲得鑼聲聞十里。和盤托出彩頭來。

客滿詩

有人請宴。座上客滿。或作詩云。華堂今日綺筵開。五素三葷次第排。仔細菜從頭上過。殷勤酒向耳邊篩。堪憐短臂無長箸。最恨肥軀佔半臺。更有客來挨不下。主人拖椅後邊陪。

文戲

嘉應諸生李文固善誦。遇考試。題為割不正不食。李文未作一結云。噫。予生也。晚未能與孔子同時。一食其所剩零頭碎角之內也。惜哉。致列四等。

別字

文武二秀才。俱列四等。互相詰問。文曰。論我文原不至此。以宗師題目太奇。致外誤。

耳。武問何題。曰來之興。柳興之興。還問之。武曰。我武藝亦不至此。惟內塲題難解。與足下同病耳。問何題。曰多弄膝。少弄不膝也。蓋皆讀別字云。

學生惡習

子弟出就外傳。深宜慎擇。不然習於詐偽。將至無所不為。嘗見一村塾。隣有美姝。同學生合計竊其雙鴛。至稜角纖巧。羣以酒杯納其中。傳飲為樂。俄聞詬詈曰。我年十八矣。糊糝輩竊我履去。將欲何為。始悟悞拾其祖姑之物。嘔酒滿地。遂折而焚之。以滅跡。又嘗從馬長者遊。忽退而不前。衆怪問之。曰非敢後也。衆為大笑。又有薛某者。應縣試。詩題山輝韞玉。吟唔半日。忽得句高唱云。名山多奇寶。人以失拈笑之。薛強辨曰。四平一反。自古多有之。池塘生春草是也。友人汪某作詩譏之曰。池塘生春草。名山多奇寶。古人道得好。今人不得了。殊可發笑也。然幸有此詩。始免曳白云。

大人虎變

平湖令孫擴圖。名士也。有大府經其地。供張甚謹。行館楹帖。皆自製親書。大府大喜。飯畢入寢。忽赫然怒。召入。數之曰。吾何嘗食汝肉。而必以虎目我。公力辨其無。大府指門聯曰。此非汝手書耶。公始悟。引咎而出。蓋所書為君子龍光大人虎變云。野語下同

糟糠妾

計孝廉東。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唯粗糲而已。夫人譴曰。古有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奈何。

神樓圖

劉南坦性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遺之。此可知南坦之清操。徵仲有停雲館。聞者以為清閔之比。及見不甚寬敞。異之。徵仲笑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畫上起造耳。

再打三斤

某縣令甚欲所為多可笑。其紘繆不可枚舉。飲量甚洪。日必沽酒數斤。怡然獨酌。一日。突有喊冤者。正醺醺時。阻其雅興。含怒升堂。拍案喝打。並不擲籤。役跪請曰。打若干。官伸指曰。再打三斤。吏笑不可遏。竟至哄堂。又轎夫工食升堂。點給。怒曰。我僅見二人擡轎。如何有四名。轎夫曰。轎後有二人。官曰。據汝言。亦僅二人。對曰。配以轎前之二人。非四耶。官無以詰。方按其名。一曰洋。洋得意。其二曰不敢放屁。其三曰昏天黑地。其四曰拖來扯去。官大笑。客窓閒話下同。

見上司

有某尹蜀人謁制軍問峨眉山猴子究有多大對曰同大人大既自覺失檢又改曰與卑職一般大一日司道會議三人皆吸烟命僕為尹點烟尹曰卑職性不食烟有三子均喜此惡之不暇而身自犯耶皆傳為笑柄

李趨兒

姚峴好滑稽於姚僕射南仲坐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峴曰恐是李趨兒僕射方悟而大笑息影偶錄下同

銅錢照人

張循王善貨殖伶為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則見星不見人矣如無渾天儀可用銅錢代之令窺帝曰帝星窺秦檜曰相星窺韓世忠曰將星至循王曰不見星眾駭令再窺曰終不見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左右大笑

鼻頭

吳下稱奴為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郎富而驕以貨得官嘗乘四人轎赴姻家席孝廉張伯起惡之時有關白之警伯起乃謂吳曰近聞邸報關白已就擒吳欣然問

之伯起曰。關白原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圍。截其頭亦數千斤。吳曰。那有此事。伯起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誚己。不終席去。

題像

四明豐南異。性滑稽。里中致仕驛丞某。繪像求題。豐題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駸雜之弊。丞喜過望。識者曰。則其為人也。亦成驛丞矣。

母狗公猴

齊亞秀者。京師名倡。女曰江斗奴。以色藝擅聲。英公張輔招三楊飲。命斗奴佐觴。東楊至。擁之膝。連沃數觥。杯覆。斗奴以羅裙拭之。曰。血色羅裙。翻酒汗。英公叱曰。總為母狗害事。斗奴應曰。妾所接者。皆公猴。侯耳。眾大笑。旦日。三楊各以緋羅贈之。

美里囚

艾子講道於羸博之間。從者數百人。一日講文王美里之囚。適越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士曰。朝來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美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愁惱。妻欲寬其憂。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士曰。不

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論年歲

虞任者。父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父子為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曰。四歲。任
粲然曰。公欲配吾女與老翁耶。父子不解。曰。何也。任曰。賢郎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
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不幸而二十五乃嫁。則賢嗣年五十。非嫁
一老翁耶。父子知其愚而止。

相傳有兩嫗為兒女說姻者。甲曰。令郎幾歲。乙曰。兩歲。甲曰。吾女纔一歲。大了一
半。將來吾女二十。令郎則四十矣。是不可。乙曰。不然。令愛今年一歲。明年即是兩
歲。是與小兒同庚矣。何害之有。此說尤妙。附錄之。

通文

崇禎戊辰。陳保泰督學江南。試某邑。題有友五人馬。一士失記正文。私問人曰。五人
姓名。敢望指教。其人曰。下文是樂正裘牧仲。士屈指曰。尚有一人。其人曰。其三人則
予忘之矣。士恚曰。如此時候。還有工夫通文。

吾從眾

坡公與米元章飲酒半。元章忽曰。四人皆以帚為顛。願質之于瞻。公笑曰。吾從衆。

如說

有為如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曰。到老方知如婦功。坐客無以難也。余笑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欄。惟恐豺虎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己口腹耳。如婦得毋似之乎。眾乃大笑。

陸通明

陸通明世居洞庭山。有吳某往來頗狎。一日陸內人臨蓐。吳詢男女。陸曰。昨生一女。已溺之矣。吳曰。先生極明。此事欠通了。陸訝之。吳曰。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

千家詩

朱望之館葑溪。陸氏後每往。陸必留飲。一日遇其友問何來。朱曰。陸家留酌歸也。問友何往。友曰。往舍甥處送親耳。朱曰。然則予與兄合千家詩二句矣。予則一水護田將綠。陸繞擾君則兩山排闥送青。親來相與撫掌大笑。

牛

盛度體肥。一日自殿趨出。知宰相在後。即欲走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以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良久。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雞頭

明廣州之再失也。黃士俊等俱雞髮降。廣人以詩誚之曰。君王若問臣年紀。為道今年方雞頭。蓋士俊時年八十二也。小腆紀年

雞卵

有南人不食雞卵。初至北道。早火店夥請所食。曰。有好菜乎。曰。有木樨肉。及獻於几。則所不食者也。慮為人笑。不言。但問別有佳者乎。曰。攤黃菜如何。客曰。大佳。及取來。仍是不食者。謬言尚飽。其僕謂前途甚遠。恐致飢。曰。如此。但食點心可耳。問有佳者否。店夥以窩菓子對。客曰。多持幾枚來。及至。則仍不食者。且慙且怒。忍飢而行。遂委頓不堪。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必欲諱不知為知。甘作負腹將軍。可笑也。勸戒三錄

布醫

外祖病時。數醫皆庸手。有鄭姓者。名頗著。而技尤庸。耽延月餘。病益深。後請陳修園

來診。徧視舊方。曰。皆為此等所誤。批鄭某方後云。市醫伎倆。大概相同。越日。眾醫見之。皆色沮。鄭喟曰。陳某何以呼我輩為布醫。聞者匿笑。遂號鄭為布醫先生云。池上草堂筆記

匾額

陸儼山豫章漫鈔。載其郡中譙樓。太守題曰壯觀。同知王卿。陝西人也。見之。忿然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臧官耳。又紹興郡齋匾曰牧愛。臧編修潤謂太守曰。此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受二字也。冷廬雜識下同。

醫

臨海洪僉事南沙文集。謂方書惟錫不入藥。明名醫戴元禮。嘗至京師。聞一醫術甚高。往覲之。見其迎求溢門。酬應不暇。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加錫一塊。元禮心異之。叩其故。曰。古方也。及檢視。乃錫字耳。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即尋常藥品。亦莫辨其名。有書新會皮作會皮者。不知新會是地名也。有書川芎為撫川芎者。不知撫與川二地也。

京官詩聯

紀文達嘗作京官詩數十首。記其小軍機一律云：對表雙鬟報且初，披衣懶起倩人扶。圍爐侍妾翻貂挂，啓匣嬌童理數珠。流水是車龍是馬，主人如虎僕如狐。昂然直入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無。有京官不願外遷而老於京卿，貧病以死者，公輒之曰：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歸班詩

進士歸班銓選。每稽時曰：宋人有婦歎詩曰：記得蕭郎登第時，為言即入鳳凰池。而今老等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描摹情況，惟妙惟肖。

站班

外僚俟上官出入，序立於傍，謂之站班。凡上官所到之處，無不先往伺候。故需次省垣者，奔走幾無暇日。在楚北日，許明府虎拜，嘗改翰林口號，一年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二句云：終朝事業惟跑路，畢歲功名只站班。又戲作聯語云：寒城跑路，滿面尖風；古廟站班，一身明月。皆紀實也。

飭紀敦倫

世俗以夫婦之事為敦倫，以使令奴僕為飭紀。嘉慶己卯秋試，某房閱文，見飭紀敦

倫句說曰。敦倫豈可飭。紀怪誕極矣。以筆直抹之。

作兒子部民

歸安張蘭舫撫閩兼攝閩浙總督。其封翁在家。親故往賀。翁曰。我不意作兒子部民。君何賀耶。聞者傳為佳話。

奇名

明番禺羅賓玉官南昌同知。歸作哭斯堂於里門。此堂名之奇者。馮嗣京學博取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意。築別業曰大悲庵。此庵名之奇者。朱竹君學士視閩學。令士子人采一石。築亭署中。各鑄姓名于上。顏曰三百三十三士亭。此亭名之奇者。洪洞范鄣鼎所著雜文名草草。此書名之奇者。

按癸辛雜識載二書名。曰劬音劇倦也書。李跨鰲所著也。曰極音氣至切疑即亟書。余撞所著也。是又奇之奇者。附記於此。

教職聯

學博向稱冷官。蘇州教授李時庵題堂聯云。掃雪呼童莫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下。堪發一噓。又蕭山傅芝堂學博作聯自嘲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

分不像官。語更諧妙。

逸民榜 啞榜 響榜

乾隆癸卯。浙江鄉試。題逸民一節。所取文皆恬靜。時稱逸民榜。嘉慶癸酉。題木訥一節。獲售者鮮。登第時稱啞榜。丙子題。夫達也者四句。所取文皆動宕發皇。登第者獨多。時稱響榜。

翰林詩

翰林官地望高華。而每虞空乏。近某太史作詩云。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可發一笑。

學政

太倉王相國授督學浙江。取士公明。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後湖北李某來。好取短篇。前列皆取美秀者。遇不揚者。文雖佳亦不錄。時有謠云。文宜淺淡乾枯短。人忌麻鬚胖黑長。

嘲邑令

秀水令某。初至。頗著仁聲。土民贈以匾云。民之父母。未幾改操。廣通賄賂。或題匾作

云。漫道此之謂。誰知惡在其後。被劾去。

都中竹枝詞

都門竹枝詞。有足解頤者。時尚云。多多益善。是封條。拉扯官銜。宋字描。遠代旁支。搜括盡。直將原任。溯前朝。京官云。轎破簾幃。馬破鞍。熬來白髮。亦誠難。糞車當道。從旁過。便是中朝一品官。候選云。昔年黃榜。姓名聯。此日居然。掌選銓。堂上點名。堂下應。教人不敢認同年。考試云。短袍長褂。著鑲鞋。搖擺逢人。便問街。扇絡不知何處去。昂頭猶去看招牌。觀劇云。坐時雙腿一齊盤。紅紙開來。窄戲單。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描寫頗入妙。

官紳結交

邑令鄒人昌。短於才。專以諂媚鄉紳為事。時姚通素杜完三居諫垣。鄒過其居。必下輿。時人為之語曰。舟人不為撐。全靠搖着力。若還風水起。舵也少不得。借同音為謔。殊為諧妙。上海縣志。

紀文達語

紀文達雖一戲謔。亦令人不可思議。如有平某娶妻。公送詩韻一部。莫不怪之。平某

思索數日。始知其取平上去入四字為謔也。又有林鳳梧來見。公問命名之義。林曰。生時母夢一鳳棲於梧桐。故名。公歎曰。尊兆可謂美矣。設不幸而夢一雞盤旋於芭蕉之間。則足下之名。便不好聽矣。真惡謔也。又散朝時。一老公留說一笑話。公沉思曰。昔有一內監。此句之後。不發一言。老公俟之移時。問曰。底下如何。公曰。底下一樣沒有。聞者絕倒。見聞隨筆下同

訓子

南匯瓦屑墩有富人張叔英。名附成均。胸無點墨。然喜假斯文。一日為子完姻。俗有詰朝請訓之禮。叔英夫婦高坐堂中。兒媳參拜於前。禮人贊請訓。叔英高聲作官話曰。爾生於富貴之家。未知稼穡之艱難。時賓朋滿坐。皆聳耳而聽下文。叔英遲之又久。復操土音曰。你若要做人。須急急爬上去。於是闌堂大笑。里黨至傳為口實。

八卦轎

粵西地瘠民貧。鄉村婦女率大足。肩挑負販。與男子同。柳州來賓一帶。有肩輿為生者。如坐客為男。二女肩輿為坎。坐客為女。前女後男。肩輿為震也。統名曰八卦轎。餘墨偶談下同。

蘭花菇

昔六祖講經仁化山中。附近處產南華菰。粵西賀縣亦有之。俗名蘭花菇。某令時中丞按部過縣。詢其地有土娼否。令誤以為土產。答曰。有蘭花菇。中丞曰。何不逐之。令始悟。坐客為之胡盧中丞亦笑。蓋三字頗似妓名也。

科譚

一日署中演雙合印。內有科譚曰。爾既係算命的。何以把自己算在監裏來。同人笑之。時孟樸山在坐。曰。此語可以問周西伯。眾訝之。乃曰。西伯演周易。拘於羑里。不亦同耶。會心真不在遠。

月當頭

一年幾見月當頭。謂冬月望日也。曩聞一憨子。向日者叩命。某知其憨。戲曰。汝不臘矣。憨者詢以何驗。曰。爾可於冬月望夜半時。獨立月中。當四顧四影。憨者試之。果然。遂大感與親友訣。逾歲無恙。始知其戲也。

蔡對馬

道光季年。楚北馬郁齋太守麗文。守高州。武林蔡麟洲太守振武。守肇慶。一日公會。

偶言姓名可作對者。首郡指馬太守名請對。一人舉蔡名。蔡云。文武雖可對。而二姓總覺未工。一人曰。君未讀臧文仲居蔡。朱註乎。蔡亦爽然失笑。

痴人說夢

戚某幼耽讀而性痴。一日早起。謂婢某曰。爾昨夜夢見我否。答曰未。大斥曰。夢中分明見爾。何以賴去。往訴母曰。痴婢該打。我昨夜夢見他。他堅說未夢見我。豈有此理耶。

調簾

每秋試。外省實缺官。多派分校。庖代者五日。京兆率多勇往。而調簾者每畏縮不前。麒麟符都統有句云。捧檄官如魚赴壑。入簾人是鳥投羅。可為解頤。

童生對

某應童試赴郡。偶憶內。戲書聯云。充無罪之軍三百里。守有夫之寡二十天。為同舍所見。傳為笑柄。又某童年八旬矣。學使詢以經傳。多不復記。有人嘲曰。行年八秩尚稱童。可云壽考。到老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均雅謔也。

妓謔

陽少南孝廉游某縣。與女校書某狎。時女雖年。越數載。重至其地。陽已于思。女亦頽而長矣。一日與友訪之。陽戲之曰。女兒家日近男子。故易長矣。女赧然。將其鬢曰。虬髯公殆亦日近女兒。而易老耶。相與一笑。語雖詼諧。實足令人猛省。

戲提調

都下唱戲。必擇一友之熟習諸務者。專司之名曰戲提調。曾傳一歌曰。衆賓皆散我不散。來手未到我先到。巍然獨踞下場門。赫赫新銜戲提調。定席要便宜。點戲誇精妙。怒目看官人。軟語磨車轆。徧索年前舊戲單。爛熟胸中新堂號。大蠟親試三枝頭。靴頁偶裝幾千吊。小香到。提調笑喜祿病。提調跳鎖得長庚。跟兔暫向櫃房存。待到半夜三更自己轉灣。仍放掉。吁嗟呼。三更曲罷尤可憐。昏花二目飢腸穿。左有牙笏右掌櫃。小馬紛來滿堂前。燈火全不見。陰森疑到閻羅殿。此時提調錦囊空。只餘三字明天算。

相術

顧鶴鳴挾相人術。言多奇中。無賴陶奇山往相。顧言其面起殺紋。三日內有牢獄之厄。言過切直。激陶怒。突起一拳。中顧要害。隨斃。陶繫獄擬抵。若顧之術神矣。余獨怪

其精於相人而疎於自相也。墨餘錄下同。

未冠詩

某年縣試。有七旬老人入場。作未冠題。輕薄子以詩嘲之。曰。縣試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題。頗有風趣。

十八拍

明季熊芝岡督學南畿。考規頗寬。而發落甚嚴。優等或且撲責。諸生胡紹寅。已責十板。復執卷辯。又加八板。胡素傲。晚時人嘲曰。此胡笳十八拍也。聞者捧腹。

打還

周浦孔某。晚年得子。嬌養甚。師課之讀。出口即罵。師怒。薄責之。遂入內訴。母曰。先生打我。我必打還。不然。有死而已。孔即託友商於師。欲權忍一擊。以泄子鬱。師初不允。友謂師貧困。責孔賂以數十金。師乃勉從。

家大人

近日援納例開。腰纏數百金。從長安歸。即肩輿張蓋。競稱老翁。得五六品。稱大老爺。或不屑此。而多方處置。竟稱大人。此皆驕心太勝之故。更有諂者。某官以二品告歸。

曾見一同姓具柬簽書家大人見者無不掩口。

字說

荆公好解字而不本說文。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鶴；詩經小雅，即是老雅。荆公久乃悟其戲。又詩經世本古義，釋召南維鳩居之，引諸侯一娶九女為說，說經流為笑柄者如此。懷小懷下同。

自撻

蘇世長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為笑。

克長克君

劉嗣明作皇子雜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句。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為嫌。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之。

長髯

鐵圍山叢談：伯父君謨美鬚髯，仁宗偶問曰：卿髯甚長，夜覆之於衾乎？抑置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暮就寢，思聖語，置之內外，悉不安。東坡詩：譬如長髯人，不以長為苦。

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無着處。

肥

晉書王戎子萬。有美名。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南宋齊武帝諸子傳。隋郡王子隆體過充壯。嘗使徐嗣伯合蘆茄丸以服。自銷損。

偷兒

某生夜讀。往復數百遍。猶不熟。漏四下。誦聲益喧。意且達旦矣。有賊伏床下。蹀甚。突起。搥之曰。爾非生鐵。何頑鈍若此。余馬能待。遽趨出門。鼓掌而去。耳食錄

篤胎巡檢

汪訥堂在梁芷林方伯幕。余偶訪之。見案上批一巡檢稟云。此係申臬憲者。誤發到此。怪而閱之。則以薇垣之福曜。概目為柏府之清霜。開頁數行。已堪絕倒。後乃云卑職質本篤胎。不禁大笑。向以巾幗幕賓為謔。今又得一篤胎巡檢矣。思補齊隨筆下同

一元大武

一生省試後。頗自負。以文質於友云。君視此能得元否。生固鶴立長身。履逾於人者且半。友曰。君之文不可知。君之相則無不得也。生問故。友曰。今太歲在午。出頭則為

牛而尊足。又如是其巨。此禮所謂一元大武也。生吐其面而去。

老童詞

予佐李鏡梅學使於閩。一日案發予所薦多不與。而拔取老童一人。文殊可駭。戲占西江月云。別盡家中朽骨。剝完樹上枯皮。也充藥籠算東西。羞煞春風桃李。但得冥司限展。何難學院名題。這般遭際賽磻溪。千載一時而已。又為衆童欣幸之詞曰。晚運頡亨通。看聯翻入泮宮。文章兩字何須懂。此也衰翁。彼也壽童。門牆喜氣揆揆擁。感天公肯憐老朽。來了李文宗。

閱卷

試蟹輪芒得輸字詩。最奇者。通首押七虞。無一字調平仄者。一卷有露出乳如酥句。一卷有青樓一夕娛句。又如皋射雉賦。可笑者固多。然莫甚於以其夫之無物一語。此物正不知何物也。又賦得三折肱為良醫。有句云。美術炫孃娘。此必是女科。目內頡生光。此是眼科。既應浪新漿。是痘科。肱折如何可。醫來痛頡忘。是接骨科。發毒有奇方。是外科。床前施妙技。局外想新妝。此必賣春方者。不索人間謝。能傳海上方。此是施藥者。甚有云。按脉須雙手。開方定一張。更有云。盛世不生瘡者。或批一聯云。所

以周禮肇興膏藥之名不設齊伯既失瘍醫之事遂傳也

詩誤

某公主講真定以射以觀德命題一生詩有句云妻皮許共鑽閱之大駭既乃悟其脫去木旁也此等紙繆真是千古笑柄

文謬

生古卷中有云相彼鳥矣何以贈之或批其旁云盍歸而謀諸婦余笑曰設不堪持贈奈何

策謬

某督學試貢監錄科策問姚江學術一監生對云有謂姚之學勝於江者有謂江之學勝於姚者兩說並存似難分其優劣閱者大笑寄蝸殘贊下同

記誤

有縣令莅任籤拿北門外雜髮舖人杖之四十其人不知所犯何罪叩頭請示令曰某年月日在汝舖雜頭受汝輕慢其人曰太老爺並未到過小舖令恍然曰誤矣賞以千錢遣之蓋令在家時曾受本鄉北門外雜頭舖侮耳時傳為笑柄

有人薙頭於鋪。其人薙髮極草率。既畢。特倍與之錢而行。異日復往。其人竭力為之薙髮。加倍工夫。事事周到。既已。乃少給其資。其人不悅。曰。前次薙頭草率。尚蒙厚賜。此番格外用心。何可如此。此人謂曰。今之資前已給過。今日所給。乃前次之資也。一笑而行。此事殊可笑。故附記於是。

各道

前聞河南候補道。多至二十餘人。其中各有名目。有稱夫子之道者。以募友報捐者也。有稱文武之道者。以都司改捐者也。有稱大學之道者。由太學生報捐者也。有稱卑卑不足道者。身同侏儒。不滿四尺者也。有稱雖小道者。其人年甫二十者也。有稱妾婦之道者。初捐未入。欲加捐分發。至鬻女為人妾。得銀四百。指發河東。歷任優缺。得捐道銜。念女為人妾。心不自安。探知縣正室已故。遂遣人送銀四千。為捐升之費。婿女本相得。即同赴河南。執子婿禮焉。故有此稱。亦可為謔而虐矣。

縣試

某縣令試士命題。募友代擬暮春者三字。某誤者為在。童生大譁。有四絕云。嚇煞暮春在。題從何處來。縣官不會做。只好做奴才。笑煞暮春在。童生做不來。龍陽曹縣令。

那得拔真才。羞煞暮春在。當堂挂出來。不及長洲縣。居然老秀才。鬧煞暮春在。狀紙一齊來。倒運姚家子。聯名衆惡才。時方攻童生姚息保。其妹於亂時曾為娼也。

楊令公祠

阮文達巡撫浙江。有餘姚令來謁。公偶云。任學政時。曾謁陽明祠。棟宇傾頽。今有數十年矣。此亦賢有司事也。令唯唯而退。越半載。忽接稟云。大人命修楊大人祠堂。卑職已捐廉建造。乞賜題額。公大駭。詢來差。知令已造成楊令公祠。中塑金盔披甲像矣。

計開

汴中有從九保舉知縣者。蒞任後。坐堂審案。吏開點名單。首列計開二字。以硃筆點之。吏不便顯言。詭詞答云。計開未到。及審第二案。又見計開。仍以筆點之。吏仍白未到。遂大怒云。今日兩案俱是計開為首。乃敢抗傳不到。明係差役買放。飛籤欲責。役急呼曰。計開不是個人。令云。因其不是個人。所以要拿。將役重責。限三日解案。退堂後。幕友告其故。始免緝云。

製古磚

畢秋帆撫陝。值六旬。屬吏送禮。概不受。一縣令送古磚二十塊。有年號題識。皆秦漢物也。畢大喜。喚家丁諭云。我壽禮概不收。爾主人之物。甚合我意。故留之。家丁跪稟云。主人因大人慶壽。集工匠在署製造。主人親自監工。挑最上者獻。轅下。畢公一笑而罷。

館餐詩

李子仙孝廉館於某商家。曾有句云。青菜縫中藏肉屑。黃蘗頭上頂肝油。形容館餐之薄。讀之失笑。

同進士

殿試三甲。為同進士出身。偶有三甲者問人曰。進士則進士耳。何同之有。其人曰。此猶夫人與如夫人之別耳。相與一笑。

八錢宴客

有欲留客飲者。有酒無肴。搜囊止得八文錢。窘甚。老奴承言易辦。以六文買二雞蛋。一文買韭菜。一文買腐渣。第一肴韭面鋪蛋黃。奴捧上曰。雖不成肴。却有取意。名為兩個黃鸝鳴翠柳。第二肴韭面砌蛋白一團。奴曰。是名一行白鷺上青天。第三肴炒

腐渣奴曰。其名窗含西嶺千秋雪。第四有清湯。上浮蛋壳奴曰。是名門泊東湖萬里船。奴愛此詩。勉湊成此。幸勿哂。客大獎賞。聊齋續編下同。

梳麪易銅鑪

一無賴子。路逢親串。欲款之而無錢。邀至酒館。飲已。先索麪一梳。對客曰。我送家母再來奉陪。至家。易以己盃。捧至一小鋪。有老媪。脚踏一大銅鑪。坐櫃內。誑曰。某家壽誕。央我送麪與你老人。媪起身致謝。又曰。某家客多。煩易一盃與我。媪起入內。即掇其銅鑪去。質錢。乃至家取盃來。館與客大啖。媪以一大銅鑪換一盃。吃聞者笑倒。罪不在醫。

邳州一人負小兒。兩首共頸。四臂四足。面相向。欲見者人與數錢。或白縣令。答其人而逐之。客問之曰。兒若所生耶。曰。然。曰。罪不在醫。金壺七墨下同。

某醫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曰。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卒。簡潔老當。餘味曲包。

謔河帥

某制府與某河帥。同年相得。一日。閱工至浦上。河帥觴之。食次進鱉。制府以為佳。河

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河魚。祇可第二。然殺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相謔。而吐屬渾然。

金山縣

蓬萊周韞山。攝銅山縣。與余夜遇於途。燈火半滅。輿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爾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予曰。我乃金山縣。周猝不悟。忽忽慰藉而別。

看如夫人洗足

某檢討。有同年新納姬。往賀。不值。姬方洗足。太史歸。遇某於途。戲曰。今日有一佳語。能屬對乎。某叩之曰。看如夫人洗足。某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

炊飯太守 種菜觀察

洪逆陷杭州。有候補府某。着短衣。敝屣。被執。賊問何為。詭曰。炊飯。賊即令炊飯。而守故未諳。幸僕代為之。後張提戎復杭州。使攝郡篆。某感僕惠。令為司閩。又有觀察某。被擄。為賊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題號壁

聞中尾號臭穢難堪。雖極咒罵。而遺溺者不顧也。獨某生書一紙粘壁上。凡提褲而
來者。一見即避往廁中。眾怪之。試往觀。則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處
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家中小便處。而亦小便之。不禁狂笑。

袁痴

袁痴者。性好遊戲。鄰廟演劇。眷屬欲往觀。又有親串女客。禁不能止。乃盛肴饌重鹽
味。多飲以茶。觀劇未半。女眷欲旋。袁堅留之。且曰。人多氣雜。宜聞鼻烟。已而噴嚏一
聲。泉流滿地矣。其狡獪如此。

改唐詩

許會卿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曰。書塾問童子。言師吃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
處。又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婢。履聲索索而來。一人吟云。春梅脚不小。處處聞他跑。一
人續曰。夜來雲雨聲。簷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燈謎可笑

有以燈謎博笑者。謎面云。處女看春宮。打左傳二句。蓋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也。殊
可發笑。青樓夢

滬上竹枝詞

滬上竹枝詞頗多可笑。茲錄其三首曰。同興樓共慶興誇。燒鴨燒豬味最嘉。堂下聞呼都不解。是誰喧嚷要爸爸。注云。南人強學北語。呼餚餚作爸爸。走堂者駭然不敢應也。又曰。南人北菜詎相宜。無奈趨時要炫奇。入生爭嘗湯爆肚。看他掩鼻嚼茱萸。又曰。烟花觸目太迷離。烟裏藏花事更奇。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兒生計勝男兒。皆實錄也。申報

市夥詩

友人某以硯田不足供母。投筆為市夥。亦復無聊。一年後仍理故業。作詩曰。誤拋絳帳舊生涯。司會何嘗是慣家。三兩客身平俸也。挨月送四金外手餘潤也。被人拏之乎者也。全收拾。絲忽釐毫莫算差。未許高聲喚童僕。常將已鈔備烟茶。稱呼改作敝同事。喜怒生防老阿爹。緊束疏狂嫌落拓。虛當名譽賣奢遮。能也。相逢佳客登時避。偶惠殘肴屢次誇。只有筆耕還故業。清高猶得叫師爺。廣新聞

僕能詩

關中觀者。錢竹汀宮詹之僕也。隨侍數十年。亦能拈韻。顧平日不識一丁。故所作多

俚俗語然皆自出機杼。如詠鐘樓云。遙望鐘樓一座方。當中顛倒掛銅缸。東邊撞起西邊響。隱另哩琅隱另哩。末句蓋狀其聲也。又斷句如兩隻冀船停石埠。一竿尿布出樓窗。又過江云。所以當年關夫子。開船先唱大江東。別饒風致。足資藝林佳話。暮年哀然成集。官詹為編次之。惜未傳於世。彙報

寸有所長

鏡嶺楊果樓先生。官知縣。乞休。欲於郡覓屋。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劇談。每丙夜不休。未幾。先生第三子簡侯。官贊來。典浙試。迎養京師。次年官贊遷甘肅鞏昌道。余亦選金華訓導。乃上書先生為俳語。謂世弟年卅為巡道。某年卅一為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復書數百言。亦皆諧謔語。先大夫亦為絕倒。庸閒齋筆記下同。

擊鼓其鐘

歸安凌厚堂。性怪僻。論學宗孔孟。於宋儒一槩抹煞。而尤惡朱子。每極口肆罵。蕭山蔡二風與倪少尉時帆共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問故。余曰。不讀居蔡及反其旄倪之注乎。眾為哄堂。一風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耳。是時府試責金華湯

溪兩縣備旗鼓。二明府謂向無此例。余諧之曰。此所謂金湯鞏固。旗鼓相當矣。衆方粲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鼓。見於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故。徐曰。君不讀衛風擊鼓其鏜耶。衆亦闕堂。

殿試聯語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潘文恭公。二名陳遠雯。二甲一名張春山。三甲一名馬秋水。時人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傳三甲第一名為玉殿傳臚也。

賤姓不佳

董文恭公誥。曹文正公振鏞。嘉道間名臣也。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為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請暫駐蹕。文恭力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鎮之以靜。畿甸遂安。時有聯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相謂曰。此時庸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以太師稱之。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

米湯大全

世俗以相娛悅者為灌米湯。而歡場尤甚。甘泉李冰叔嘗戲為詩曰。英雄末路拏稀

飯混沌初開灌米湯。曾文正於克復金陵後得人頌賀詩文命書記統抄為一編。自題籤曰米湯大全。可謂雅謔矣。潛庵漫筆下同。

高帽子

世俗謂媚人為頂高帽子。嘗有門生兩人初放外任同謁老師者。老師謂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頂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師之言不謬。今之世不喜高帽如老師者。有幾人哉。老師大喜。既出。顧同謁者曰。高帽已送去一頂矣。

難漫

薛朋龜為蘇州參軍。廉勤明察。胥吏呼牛皮。縑鏡鼓。殊不可解。後詢其曹。乃知言難漫也。

天生妙對

姚東石在京用一僕。以故遣之。其父年六十餘。哀求復役。又恐他人之乘間而入。願代役以待其子來。余訝其殷勤特甚。東石述其故。且曰。是所謂愛憐少子也。余曰。惜不免牽率老夫耳。相與拊掌。以為天生妙對。印雪軒隨筆下同。

詩諧

卽蘇門博學工詩。雜以詼諧。頗具雅人深致。其留館詩曰。未知何日升中允。且喜今年作老編。接眷到京云。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脚走京官。紅白分金終歲累。春秋俸米合家歡。御史巡牆云。雖無紅傘巡場闊。也有青衣喝道長。毛竹板新高簇簇。銀絲燈火亮煌煌。此類尚多。不盡記。後奏請禁止婦女聽戲。時人有詩嘲之曰。卓午香車巷口多。珠簾高捲聽笙歌。無端撞着郎螃蟹。惹得團臍鬧一窩。蓋蘇門工畫蟹。向有郎螃蟹之名云。聞者捧腹。

廐焚

德清一老儒。性迂而論儼。其作廐焚題。謂聖人居家。萬無不謹。于火之理。蓋由新柄魯政。立法甚嚴。觀虜裘之諺。可見魯人恨之。乘其入朝。放火焚之耳。

殺人

帶州每勾決人犯。遣員至縣監斬。事畢。饒佛番四餅。汪琴軒曰。為此區區。而討一殺人。差以往。亦太忍心矣。余曰。此檀弓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夫何傷。滿堂粲然。

燈謎

湖俗張燈之夕。每有懸燈謎於市者。某生好為此。心思靈巧。遠近爭傳。某年。有汪某

見其懸一謎云。一甲五名。打易經五句。汪即眾中大呼曰。某乎。汝莫不是為鼈為蟹。為贏為蚌為龜乎。合市闐然。次日喧傳一部。以為笑談。

放脚

奏疏中有足發噉者。康熙中。左都王熙疏禁女子纏足。首云。為臣妻先放大脚事。相陰清話下同。

梅花詩

嘗聞梅花觀題壁詩云。紅帽啼兮黑帽呵。風流太守看梅花。梅花忽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詩雖鄙俚。可以愧花間喝道之輩。

燈棚聯

國初有葉初春者。作令粵東。所到培克。路人側目。時元夕。民間放花燈。其棚聯云。霜降遭風四野難容老葉。元宵遇雨萬民皆怨初春。

控詞

道光中。廣東有某公子。新登賢書。謀刻硃卷。及期未竣。怒以石擊破梓人之額。其人欲興訟。乞孟蒲生孝廉代作控詞。云稟為勒刻劣墨。執石擲額。額破血出。乞飭斥革。

事。雙聲疊韻誦之絕倒。

對句

有倪姓女自負才色。出聯句以擇婿。寡能屬對者嫁之。云妙人兒倪家少女。一時寂然。按此語原無可笑。讀之覺忍俊不禁。故錄之。

絕對

郭太史尚先。為編修十二載。不遷秩。京師呼為金不換。將修撰立鋪。在館十年不調。人號為石敢當。却是絕對。

借西廂語

潘篆仙茂才。嘗言錢蒙叟當我入朝。大兵入關。錢戴本朝冠帶往迎。途遇一老者。以杖擊其首曰。我是多愁多病身。打你個傾國傾城帽。帽與貌同音。借西廂語。聞者絕倒。

園子

袁子才嘗畜一羊。逸入鄰園食菜。鄰翁來告。袁曰。汝知園字乎。必築圍而後可。對曰。公亦知園字內為何字乎。築圍僅防園外。不能防園內也。公為一笑。

歇後

南海某太史不能操北音見客輒曰係係土音或贈以聯云江淮河漢日月星辰某大喜而不知其歇後語也人傳為笑

今爾何監

番禺朱貞木茂才未游庠時曾捐監生後改名應童試獲雋羣起訐之督學姚文僖公愛其才置不問覆試經題曰今爾何監可謂詼諧入妙

吃刀

洪稚存以言事獲罪初擬斬決親友詣獄哭唁洪反慰之口占一絕末二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為朝廷吃一刀聞者破涕為笑

草雞毛

果益亭宗伯善射每射鵠矢無不中羊眼者鵠的正中一點京師稱為果羊眼有某公戲曰我得一對矣眾詢之曰草雞毛蓋都門市井稱白賴無恥者為草雞毛也某公以儷宗伯不亦謔乎

秦檜夫婦

阮文達平蔡牽得其兵器銘為秦檜夫婦跪岳廟前好事者撰聯語分繫其頸檜曰咳僕本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王氏曰啼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互相埋怨口吻如生公謁廟見之不覺大笑

揚州人

阮文達公初抵廣州泊舟揚幫側舟中聞絃索聲問此何地某對曰揚幫也問何以得此名曰此妓女所居妓多揚州人故名公哂之蓋忘公為揚州人也

園門對

蔣伯生大令罷官歸築一園落成之日或題一聯於門云造成東倒西歪屋用盡貪贓枉法錢蔣見之乾笑而已

僧懼內

祇園上人招余輩小集或問坐中何人最懼內眾未及答祇園曰惟老僧最懼內眾訝之笑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一坐粲然

嘲學政詩

嘉慶間鮑覺生侍郎督學河南題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

扭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顧鴻世間何物最為凶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成大物。看他殼寐覺生愁。見牛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寶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及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腦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刺將嫂孀子獨孤。淒_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殼與魚紙上筌蹄迹可求。能經專記草春秋。一生最怪鶯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襲水揀取明珠玉。任沉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磨。果是金剛肯怕磨。任爾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此類甚多。皆可博笑。

教坊碑

秦淮舊院教坊規條碑。余嘗見拓本。略云。入教坊者。准為官妓。另報丁口賦稅。凡報

明脫籍過三代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綠巾綠帶。着猪皮靴。出行路側。至路心被撻。勿論。老病不准乘馬及輿。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云云。閱之不覺失笑。

詩嘲俗令

聞某令官江北時。重修平山堂。落成後。榜曰某年月日某縣正堂某重修。或賦詩云。太守風流宴蜀岡。千秋人尚說歐陽。不知當日題名字。可是揚州府正堂。

聞酒

許青臯茂才不能飲。凡宴會舉杯而已。一日同集珠江畫舫。有妓笑謂茂才曰。君生平何皆聞酒之會耶。文聞同音。合坐粲然。

河東獅吼

茅小山豫官河東道。素懼內。張棠村太守為詩戲之。有借問茅山老道士。河東獅吼近如何之句。殊雅切。

有韻措紳

遺經樓集。金醴香員外著。中多紀念感遇之作。嘗自謂此余有韻履歷也。按烏程姜茂才宸熙。東鄉吳刺史嵩梁。兩人詩集。時目為有韻措紳。金蓋亦有所本也。

踏破甕

東坡寄諸子姪詩。他年汝曹笏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施元之注。世傳笑話。一貧士家惟一甕。夜則守之而寢。一夕心念。句得富貴。當以錢若干營田宅。若干蓄聲妓。高車大蓋。無不備置。不覺歡適。起舞。遂踏破甕。故今俗指妄想狂計者。謂之甕算。雲室雜抄下同

擠壞陶淵明

梧潯雜佩。陰公平泉初入史館。偶與同館陸公。以事謁分宜。眾皆競前。遂至喧擠。時庭中菊盛開。公徐謂曰。諸君且從容。莫擠壞陶淵明也。聞者心愧。

鞋底

宋楊文公億嘗草制。為執政者所黥竄。公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處。用濃墨傳之。就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其故。曰。他人脚跡。常傳為嗚噓。自後行文。遇人塗抹者。必相諧曰。又遭鞋底。

遙遙華胄

梁書何昌宇為吏部。有姓閔者求官。曰。子騫後。昌宇笑曰。遙遙華胄。

硬雨

紹興中。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不可言雹。稱為硬雨。

塗抹書

盧仝舉子名添丁。其幼喜於塗抹詩書。往往令黑。仝戲為詩曰。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似老雅。

艾氣

韓熙載誘掖後進。性好謔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煮艾熏之。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謁勢人

宋文憲燕書。有王戡生與三烏叢臣約。異時立朝。勢人之門。足勿涉也。時趙宣子為政。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臣雞初鳴。即走候宣子。入門見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王戡生也。各慙而退。

目眇眇兮愁予

梁元帝一目眇。為湘東王時。嘗登其宮。以望侍臣曰。今日所謂帝子降於北渚。帝疑其戲之。答曰。卿道目眇眇兮愁余耶。

踏破菜園

啓顏錄有人常食菜忽食羊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黃庭堅詩臟神夢訴羊踏蔬
蚊子

聞見錄歐陽公云子作憎蠅賦蠅可憎矣猶不比蚊子自遠嚙喝來咬人也

召客自醉

南唐書李貽業好飲嘗折簡召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及客集貽業已醉指酒
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

我得之矣

唐詩紀事周朴苦吟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屬聲曰我得之矣其人掣臂驚走遇
遊徼卒疑為偷兒將共追之朴徐曰我適得句耳蓋賦古墓詩少落句偶見樵者遂
足成云子孫何處閒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

韓盧後

晉中典書刁彘於桓公座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君是韓盧後公笑曰刁
以君姓韓故以相戲他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短尾者則為刁也座客歎以為佳

勢不能行

吳中某秀才。素性詼諧。適患疝氣。而有友招飲。其覆函云。雖情不可却。而勢不能行。友莫解其故。後席間有知其疾者。始悟所謂。不禁捧腹。申報

十七字詩

有士子號西坡。善作十七字詩。值旱求雨賦詩曰。太守祈雨澤。萬民多感德。昨夜推窗看見月。太守怒。使自嘲。應曰。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比。差多。後將發遣。其舅送之。舅眇一目。又賦詩曰。發配到雲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既至配所。官喜其詩。令試為之。應聲曰。環珮響丁當。夫人出後堂。金蓮三寸小。橫量。附錄下同。

評文

某貢生善謔。評人文云。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或詢其故。蓋上句謂但聞其鳴。嗚然。下句謂模糊。看不清也。又見人文字中。有則得朋不域乎尋常句。即批其旁云。八音齊奏。蓋像其聲也。又有傳某房考評一卷云。未能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又一卷云。欠浮泛。皆可發絮。